七修續稿

七脩續稿序

草橋郎先生所著七脩類稿馳騁古今貫穿子史百家之言而折衷之吁可謂富矣嘉靖丙寅先生春秋八十猶日綜群籍參互考訂客有縱之使成續稿未及印摹而四方好奇之士購求恐後先生持以示予曰嘗辱子養德養身之教矣操此末技可愧也然一得之愚序以終教可乎予聞古之好學者忘食忘

憂而忘其身之老蓋其求之於內者專故所以成其身者大也今觀先生之書古今疑義辨析曲盡至論時事憂深言切砭々窮年誠不知老之將至也嗟呼舉平生之精力而從事於傳聞立言之科亦甚難矣若以其嗜學之心研窮性命反求身心而有得焉則所論著又必有進於是者昔衛武公年逾九十猶日求箴儆以自益故淇澳之詩傳之至今先

生精神完固可進於武公之壽祠有武公之學哉後有論次當與湛澳之詩並傳無疑也善不佞敢以是附

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雲南右參政前奉

勑提督兩省學政錢塘陳善撰

七修類藁 天地類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杭錢塘陳 植槐 校刊

遊閱古泉記

少嘗借人癸辛雜識齊東野語二書見其彼此出入莫知孰先篇之第以野語大略多於雜識而雜識卷帙又繁因止錄其野語今見雜識此旧四分之一若似道喪師江上等事皆缺少之且無刻板悵恨未錄茲以原錄閱古泉一記附入七脩俾得梓傳使人知宋末元初吾杭紫陽重陽皆韓侂胄之園而侂胄之宅正今太廟巷地而韓之園宅自南而北沿西繞於二庵觀今文內古蹟歷歷可考焉文曰

丁亥九月余借錢莉泉至天聖觀訪褚伯秀遂同道士王磐隱遊宝蓮山韓平原故園山環皆秀石絕類香林冷泉等處石多穿透嶄絕互相附麗其石有如玉色者聞匠者取為環珥之類中有石竅香而深泉自內流出疑此即為閱古泉也傍有開成元年六月南岳道士邢令開錢塘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鑑元書鐫之石上又南石壁上鐫佛像及大字心經甚奇古不知何時為火所燬佛多殘缺又一洞甚寬山頂一大石墜下傍一石承之如餖飣然又前一巨石不通路鑿一門〻上橫石梁又有一枯池石壁間皆細波紋不知何年水直至此處然則今之城市皆然在水底數十丈矣深谷為陵非寓言也其餘磴道石

池亭舘遺跡歷歷皆在雖草木殘毀殆盡而山秀潤可愛大江横於前正見潮上如線然其下俯視太廟及執政府在焉山頂更無奇峭必有可喜可愕者以足履不往且聞近多虎往往白晝出没不常遂不能盡討此山之勝故書之以諗好遊者右記乃周密公謹所撰周為宋末元人閱古泉即今青衣泉也記云刻至元廿四年也云下視太廟執政府此宋官舍見前祀典官署考想初元元君既北宋之官舍遺趾尚在耳

山水名數

山海經禹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銅之山四百七十六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

乞管子同竟子地數篇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亏意移流開括古今因少更也然而大略相去無何非此則有望洋之嘆矣故於諸書皆出之

丹霄絳河

天之色蒼已也翰林志曰紫霄宮有丹霄樓何也銀漢天河白色也而曰絳河何也蓋觀天者以北極爲標準仰觀而見者皆在北極之南故稱之曰丹曰紫曰絳借南之色以爲喻耳

吳會

吳會蘇府滕王閣序皆指松江因李紳記開指吳興會稽二

郡且有范石湖之辨為據是也

星石氣之母

昔聞先輩云金生水五金豈能生水乎　蓋金即天星只見天星即晴不見天星即雨是以星應　金々生水也余獨謂未盡夫金生水者金為氣母在天　為星在地為石天垂象地賦形故石生雲而星降雨天　地氣交星者氣之精石者氣之形精形合而水生焉又按天文志以星動搖而為風雨之候石津潤而為雨水之應此非金生水乃氣化之義歟五行以氣為主是以五行之序以金為首也

諸井

世有火山出西南夷水經註謂似火出地中有熖近楊升菴
載火井於丹鉛餘論以其泉如油爇之然人家取為燈燭正德
間方顯於蜀之嘉定犍為予考嘉定之志雖古有其名不
如是也犍為則志所無楊以乃積陽之氣所產然則火山亦積
陽而發之為火矣世有黑井見於四川等地近聞有墨井出
河南彰德府南郡村井中産石墨故名之因思井乃人力鑿
成古曰鑿井是也恐墨石不能生於井中若中山經所載天
井如處州南明山山際間不施人力形圓如井某州天井山亦
然如此則石墨可生於中故朱子解井為穴地出水之處孫子之
兵法曰地陷曰天井是皆云天生之井也惜未深究彰德者

口鼻

天食人以五氣五氣由鼻入鼻通天氣也地食人以五味五味由口入口通地氣也天陽有餘故鼻竅未嘗閉地陰不足故口嘗閉必因言語飲食而後開也反此者病也

諺言晴雨

諺言火日多雨蓋納音之數以火金五屬水木三金四自然之声是則納音雖火日其實得一數則天一已生水土日其實得二數則地二已生火至水日其實得五數則天五已生土矣故火日多雨土日多晴水日多陰也是以水日必變由其水日實得土數又久晴久雨遇戊巳天干則變亦此義也

穿井

世俗以開井明目塞井損目累指其事而藉口於陰陽

于以泄地氣非所宜也及讀杜牧塞廢井文雖如予見而損日之說自唐為然又覌神仙感遇傳則亦神其事矣因將玉曆通政之法感遇傳之日辰録之於槀廢穿井者不至徒為惟信術士陽山陰山之說况二書人間所以明日之事或未有焉省人力而獲吉辰未必無補於陰隲之一端玉曆云凡欲穿井處於夜氣清朗時置水數盆於其地看何盆星光最大而明處必有甘泉感遇云子午之年五月戌酉十一月卯辰為吉丑未之年六月戌亥十二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求其方位年月

秦漢用夏正

史記年表秦不置閏而爲後九月盖以十月爲正朔故於當閏之歲率歸餘於終而爲後九月耳漢襲之不改自高帝至文帝皆書後九月則是秦漢皆以建亥之月爲正朔而自以建寅之月爲正月也若以建亥之月爲正月則前何爲遽接後九月哉况紀年皆自十月而起而後漸次以至於正月是十月非正月也明矣但太初九年始改歲自正月而起而後正朔暦數始合爲一耳又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爲節驚蟄爲中又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則是漢以前皆以立春爲正月節驚

蟄爲中然此已太早若又以十月爲正月則時方孟冬豈宜立春驚蟄也若反觀此則秦漢用夏正而未嘗改月無疑商正周正皆與夏正同周祭酒已詳辯明惜未及此

蓂梧起歷

嘗思蓂莢生於堯庭初一日生一葉十五日消而十六日則落一葉起矣後月復生梧桐一枝生十二葉遇閏年則生十三葉是天地生物已先曉人歷之所以起也

經緯星

陽經陰緯經之躰縱緯之躰横天度以二十八宿爲經縱五星之躔爲緯横經靜而有常故曰經星緯横而動出入故曰緯星

晝夜百二十刻

嘗讀韓昌黎紀夢詩曰百二十刻須臾間詫謂董彥遠世間只百刻百二十者以星紀言也朱文公以為未詳因憶三山林永叔之說蠡海集中趙膺錄王致道之論三言雖殊而理則同又覌管窺外編而會萃之細分十刻并具其圖庶尤明白也不知當時文公何思不至此耶夫天行一週晝夜百刻配以十二時一時得八刻總而計之共九十六刻所餘四刻每刻分為六十分四刻則當二百四十分也布之於十二時間則一時得八刻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却將二十分零数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初初刻者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也既有初初刻正初刻非一時十刻乎一時十刻非百二十刻乎今因微刻分数係于初正二字故不知耳其他或以子午二時

各得十刻或以子午卯酉各得九刻或以夜子時得四刻者皆非也此則十二時分刻之數矣又按漢哀帝時常用夏賀良百二十刻之說亦未見行與葉吉星紀亦恐非也茲以一時分圖於左又嘗見一書云古無漏刻晝只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梁武帝方置百刻惜今忘之

先初初刻　十分	次初一刻　六十分
初二刻　六十分	初三刻　六十分
初四刻　六十分	正初刻　十分
正一刻　六十分	正二刻　六十分
正三刻　六十分	正四刻　六十分

吳王不知天文

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玄武曰龍鳥以形而言曰蒼曰朱以方位言也咸池玄武單指方位之地而言因李紀聞引吳氏以咸池乃天潢南三星名咸池魚囿然此豈總西方七宿哉不知此咸池自是畢宿一星非西方日落之咸池又曰何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尤為可笑此不惟吳氏不知天文王伯厚亦不知矣

天文難知

司馬公通鑑以魏爲正統本陳壽三国志也朱子綱目以蜀爲正統本習鑿齒漢晉春秋也考之天文熒惑守心魏文殂可以魏爲正矣他日月犯心昭烈殂魏吳無事此又何以辨之蓋當時之月分与日辰不同故也心固步天歌

以詔應當今之帝彼時三国同時月日各有所指昔北朝高允与崔浩論漢五星聚東井之事則由術家之差非三国各方隅日月時辰有所指耳此天度幽遠難知且不可輕泄也

北斗九星

北斗七星雖在紫微垣外垣內數也第一天樞二天旋三天機四天權五玉衡六開陽七瑤光并輔弼二星謂之九星此北斗經蹟与灵臺本世行圖同但圖与臺本無弼星弼在垣門又非也步天歌与星說又所無之未知何指徐長曆云北斗下有二陰星或是此必黑者未見也又春秋運斗以搖光為招搖非也招搖自是氐宿一星楚辭補

原缺

七修類稾國事類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杭錢塘陳植槐校刊

廟祀夫子像

漢以前樂祖經師習其道者祀其人東漢雖以聖師礼周公孔子亦未有廟也廟祀自唐始歷代加稱尊號而有像焉嘉靖中閣老張羅峯奏去其像用木牌止称曰先師

張中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奉進士不第遇異人每談禍福多驗常戴鐵冠故人呼為鐵冠道人至正四年遇　太祖於宿州時　太祖避暑卧大槐樹下大吟曰天為羅帳地為毡

日月星辰伴我眠夜來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地理穿道人听知狞目大駭問其姓名遂拜曰君大貴他日驗也太祖問其姓名答曰他日謁金門令人間所傳詩名鋏冠者此也

文官品級階資

本朝文官品級雖具於官制不能逐一會同階資則載於梅山叢書人間所少今輸錄出以便檢閱乃一代之制也凡九等爲縂品級則於各部屬所正副大使副之類及各寺院監之首領凡不入流品不在清要者俱不書入階資則併因其先朝之官御皆以書之使讀者知其源也

正一品太師　太傅　太保　宗人府宗人　左右宗正　左右宗人

從一品少師　少傅　少保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正二品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六部尚
書　都察院都御史　襲封衍聖公　真人　從二品
左右布政　正三品太子賓客　六部侍郎　左右副
都御史　通政使　大理寺卿　太常寺卿　詹事府
詹事　應天順天府尹　按察使
從三品光祿寺卿　太僕寺卿　行太僕寺卿　塩運
使　布政司左右叅政　苑馬寺卿　宣慰使
正四品左右僉都御史　大理寺少卿　左右通政
太常寺少卿　少詹事　太僕寺少卿　行太僕寺少

御 鴻臚寺卿 應天順天府丞 宣慰司同知 按
察司副使 苑馬寺少卿 各府知府
從四品國子監祭酒 布政司左右參議 鹽運司同
知 宣慰司副使 宣撫司宣撫
正五品翰林院學士 左右春坊大學士 尚寶寺卿
華蓋謹身武英文華四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 六部
郎中 應天順天府治中 欽天監回回監正 左右
春坊左右庶子 通政司左右參議 光祿寺少卿
太醫院使 大理寺左右寺丞 各府同知 王府左
右長史 按察司僉事
從五品五軍都督府經歷 左右春坊左右諭德 六

部員外郎　翰林院侍讀學士侍講學士　尚寶寺少
卿　司經局洗馬　各州知州　塩運司副使
正六品尚寶司丞　六部主事　太常寺丞　欽天監
回回監監副　太僕寺丞　行太僕寺丞　京縣知縣
太醫院判　兵馬司指揮　翰林院侍讀侍講　國子
監司業　中都國子監司業　大理寺左右寺正　左
右春坊左右中允　都察院經歷　各府通判　都司
經歷　斷事　長官司長官　詹事府府丞
從六品大理寺左右寺副　左右春坊左右贊善　光祿
寺署正丞　左右司直郎　翰林修撰　鴻臚寺左右寺丞
光祿寺寺丞　應天府推官　順天府推官　塩運司

判官　布政司經歷　理問所理問　各州知州
正七品五軍都督府都事　六科都給事中　監察御
史　京縣丞　太常寺博士　典簿　通政司經歷
大理寺左右評事　都察院都事　翰林院編修　行
人司正　按察司經歷　都司都事　都司副斷事
各府推官　各縣知縣
從七品中書舍人　六科左右給事中　行人司司副
太僕寺主簿　光祿寺主簿　應天順天府經歷　翰
林院檢討　各州判官　塩運司經歷　布政司都事
理問所副理問
正八品各衛門知事　國子監丞　通政司知事　京

縣主簿　太醫院御醫　行人司行人
從八品翰林院五經博士　各府經歷　各縣縣丞
按察司知事　布政司照磨　正九品　各縣主簿
國朝文資四十六階第一階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是正一
品加贈資凡加贈資不實授特進光祿大夫並漢官名柱
國楚官名今並稱之第二階特進光祿大夫是正一品陞
授資第三階特進榮祿大夫是正一品初授資榮祿因元
舊資衘第四階光祿大夫柱國是從一品加贈資第五階
光祿大夫是從一品陞授資第六階榮祿大夫是從一品
初授資第七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是正二品加贈資第
八階資政大夫是正二品陞授資第九階資善大夫是正

二品初授資々德資政資善三銜並因元舊制惟正治上卿爲新設第十階正奉大夫正治卿是從二品加贈資十一階通奉大夫是從二品陞授資十二階中奉大夫是從二品初授資正奉通奉中奉三銜並因宋舊制惟正治卿爲新設十三階正議大夫資治尹是正三品加贈資十四階通議大夫是正三品陞授資十五階嘉議大夫是正三品初授資正議通議二銜並因隋舊嘉議則因元制惟資治尹爲新設十六階大中大夫資治少尹是從三品加贈資十七階中大夫是從三品陞授資十八階亞中大夫是從三品初授資大中大夫資銜並因唐制亞中大夫則因元舊資銜惟資治少尹爲新設十九階中議大夫贊治尹是

正四品加贈資二十階中憲大夫是正四品陞授資二十一階中順大夫是正四品初授資中議中憲中順資銜並因元舊制惟贊治尹爲新設二十二階朝請大夫贊治少尹是從四品加贈資二十三階朝議大夫是從四品陞授資二十四階朝列大夫是從四品初授資朝請朝議資銜並因隋舊朝列則因元舊資銜惟贊治少尹爲新設二十五階奉政大夫脩正庶尹是正五品加贈資二十六階奉政大夫是正五品陞授資二十七階奉議大夫是正五品初授資奉政奉議資銜並因元舊制惟修正庶尹爲新設二十八階奉直大夫協正庶尹是從五品加贈資二十九階奉直大夫是從五品陞授資三十階奉訓大夫是從五

品初授資奉直因元舊資銜奉訓因元舊資銜惟協正庶尹爲新設三十一階承德郎是正六品陞授資因元舊制三十二階承直郎是正六品初授資因宋旧銜三十三階儒林郎是從六品陞授資因唐旧銜三十四階承務郎是從六品初授資因宋旧銜三十五階文林郎是正七品陞授資因唐舊銜三十六階承事郎是正七品初授資因隋舊制三十七階徵事郎是正七品初授資因隋旧銜三十七階徵仕郎是從七品陞授資改隋徵事之銜作徵仕郎也三十八階從仕郎是從七品初授資亦改隋從事之銜爲從仕也三十九階脩職郎是正八品陞授資四十階迪功郎是正八品初授資並因宋旧銜四十一階脩職佐郎

是從八品陞授資四十二階廸功佐郎是從八品初授諭
並係新設四十三階登仕郎是正九品陞授資四十四階
將仕郎是正九品初授諧並因唐旧銜四十五階登仕佐
郎是從九品陞授資四十六階將佐仕郎是從九品初授
資並因元舊銜

元順帝宋脉

元順帝爲瀛国公之子始據余應第十六飛龍之詩爲證
衷忠徹之事實及何尚書等之跋語次第明白更見於而
山墨談以見宋家仁厚之報也予又以我
太祖北伐元之后妃大臣俱被俘戮順帝之子爱猷識理
達臘獨能逃去又非天尚畱宋一脉耶

呂珍

紹興國初為張士誠命將呂珍所據珍有古良將風後為湯和圍乏糧降珍有保越錄開越尚存惜未見

浙省倭寇始末畧

嘉靖廿九年秋福建林汝美(號碧川)李七(號名七頭)許二(名棟)越獄下海誘引日本倭奴与沿海無籍結巢双嶼(海中山名)橫行水上行文於浙之寧台自稱與主借銀米於其地交割否則引兵入界官私忍空時徽人王直(即王五峯)徐惟亭(即徐碧溪)私通沓治往來寧波有日矣是年浙省巡按楊公九澤久知其事因林文奏浙近海係邊戍地方請設重臣

上命都御史朱公紈開府於浙因調福建都指揮盧鏜浙

江都指揮梁鳳等擣其巢穴嚴禁下海直不得私逐入
賊餘黨招來九州之夷（日本所屬豐前豐後等九島故謂九州）後聯舟海上
潛以鄞人毛烈（浙江鄞人）為子仍棲海屿叫閉（定海關也）取值（貨值賒賊貨於寧經時不償是取值生隙上）廣賊陳四盼亦累劫擾官府莫治也直
乃用計擒殺請功願乞互市之法官司不許遂令夷賊
突入定海（縣名）奪舡擄掠移泊列港（去定海十里後又結巢岑港藉夷以援也）
亡命之徒從附日衆自是華夷成黨賊續而來為患孔
棘寇溫州破黃岩（縣名）陷霸衢（衢所）東南大震（詳寧波志）於是
朝設總督於浙兼制閩直調募各省材官狼土等兵隨
地勦戮賊則寇寧紹溫台杭嘉之地（浙府也）以及蘇松常
鎮通泰（直隸）或數十數百大至數千赤身跳哨遍歷州

陸少則官軍捕追延害千百餘里而後滅焉如賊九十三人常樂自賊倉崇定海西超紹興渡錢塘江入嚴州境轉寇後州闊兵松之奔太平溪揚子道出南京外郡回至常蘇方賊於杭嶺衆則漫散一方暮聚朝掠大肆毒螫如賊數千屯柘林閔之舟劫擄焚燬周因十餘聖上日鄉去亦或負險結巢如寧波普陀山州大陳山紹興柘林橋嘉興沈家莊淞江新涇史家浜蘇州定海等處彌月而遂歷年時出擄掠官軍反致其挫衂益以器械是猶救焚以油也故所至村市殘毀殆盡得志之賊猶截道去失隊奔勞者爲我俘斬攻破進殺者十亦二三焉此則三十五年前事而爲首之賊實多出於華人如蕭顯沈南山徐海陳東葉明是也丁巳戊午來賊勢愈尙強也而我兵智謀勇略者相繼而出故賊惟東掠鄞慈隨地寇犯慈谿崇德皆縣固嘗爲其破矣然

皆翼日遁去惟恐王師之至也由其先諭倭王戒犯我土尚書趙公文華奏遣使往諭生員蔣洲往說之因而納款請罪大戒各島使夷商善妙等賷表至也繼而或誘其降知把總張四維誘沈宗門賊數十或給以毒知延按胡公藥酒毒海死乍浦之賊數千相機詭遇陸續殲决又或圖迫故縱擒舟濟遁則於海洋之要駕大舟以衝之夲火罷以擊之十必喪其六七矣王直計擒毛烈降徐惟學斬於廣東徐明山溺於加只肖晁林碧山擒殲海洋陳東葉明辛五郎皆桂屍梟示許寧波志等海編故元惡授首事無搃領勢遂敗摧巳未庚申來毒遠流於福建至辛酉年而浙地安生矣嗚呼十年之間總制者三人王公忬不久陞去李公天寵不耽被誅獨胡公宗憲隨事應變竟成功十有其三焉加兵之王江涇沈家庄湖之乍浦台之仙居寧之舟山蘇之平望等處許籌海等圖然而叅將以下武耽

而戰没者百有七人參將都指揮紹尚允等十人把總馬呈圖等十八指揮徐价等二十三人千戶蔣綱等二十二人百戶姜楨張治等三十一人詳籌海圖編蒞王文戢遇害鄉官生員義士又四十有二人軍民之死軍需之費不可勝紀也嗚呼中国全勝之時倭夷無援之賊一入吾土支撐不暇也蓋緣太平日久民不知兵沿海備弛兵粮兩乏是以豺狼衆猛卒然而至則地方廣遠告急者多而疲於奔調矣都庾空虛設防者寡而难於辦事矣主兵不充召募反強則統御者难於行法矣況賊衆勢強況舡破釜有必勝之志我軍脆懶臨陣畏縮有必走之心故指揮若陳善道都指揮若周應禎游擊若宗礼非不驍勇者而援兵無人惜徒死焉文戢若知縣王鈇

殺致錢鏐非不效忠也而勇務不倫亦徒斃焉此非理勢之必然而中國所以不停也哉嗚呼此豈人事之変實為天道使然彰德知数吳伯通嘗曰辛亥至庚申浙江當大殺戮過此尚有十年小冠祀令果然也少又聞謠曰東海小明王温台作戰場虎頭人受苦結末在錢塘當時不知何指也至是王乃王直虎頭處字之首浙惟處州召募者衆死者幾萬矣王直戮於錢塘事不彰彰矣乎雖然天示者自我民行已往者將来之戒今之謀國者盍審其所務云噫

杭蘇粮輕之故

嘗見諸家紀吳越王橫取厲民降宋之日嘗圖籍之臣

慮其賦重害民虛言被風沉冊於河太宗令補錄王求往均吳越田地求以錢氏稅畝每五斗為一斗上之至今杭越粮稅為輕若吳郡粮賦至重於天下宣德間得郡守況鍾奏免九十餘萬石今尚每畝科至四斗者也聞太祖抄沒沈萬三秀得其租簿即照租以徵粮之故王求況鍾可為蘇杭萬代之陰德者

南北二嶽

周礼職方掌天下之圖以正南荊州其鎮曰衡今名南嶽即舜南巡至於南衡者是也今湖廣衡山縣漢武元封五年巡南郡霍山礼天柱峯遂以南衡遠阻此地亦名衡山遂号為南嶽今南直安州大至隋復祀於湖廣之衡山至今

不改周礼以正北并州其鎮曰恒山今名北嶽即舜北巡至於恒山者是也（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唐貞觀間貞定曲陽縣恒山忽尔飛石下縣朝廷以地跡恒山遂因建祠為北嶽（飛跡石以此為北嶽）五代瓜裂宋地又不至於大同因之以祀到今弘治中兵書馬公文升備奏唐宋之故今京師在北南行以祀恒山為非礼當復於渾源之恒事下礼部（礼書）倪公岳原禱曲陽而生者因執誌必可信而神已飛於曲陽遂寢南園漫録辨其既可飛去亦可歸（飛）子則以為當時據舜典且證南衡之事以折之倪亦难於措辞矣盖神無往而不在天子命某山之為嶽則某山之神是矣昨讀兵侍徐蒼斋劄記又云已復措予草学未知果然否

周城隍

先毋嘗云吾外祖少時親見城隍生日時有黃冠為神附体言於衆曰予非旧神予本省憲使周新也誕乃五月十七日上帝以予剛直復命司杭之土時另塑其像遷旧神於錢塘保安里至今名為小城隍廟故以五月供献於神按周廣東南海人永樂中為御史巡按京師福建陞雲南浙江按察使屢分大務奏對詳審廉明剛直鍼強伸枉常理寃魂无主数事在内名為冷面寒鉄在外称為神明後為權奸指揮紀綱之謗　上怒其言峻直被害（事詳通紀嚴抄二書）予意剛直為神固然矣未必其為吾杭土神惡流言之誣周公也昨見彭參政所作公剛

來云　上嘗見衣紅者立日中問為誰應曰臣周新上命以臣剛直命為城隍云然後知外祖之言不誣作傳者不知為杭之司命因識之以傳於人耳

國家銀米數

嘗見王閣老鏊澤長語記正德以前天下所徵各項銀兩每年共計二百四十三萬兩而京師各省所用之數共三百萬兩有餘似尚多矣又記正德以來各王府官諸文武官生吏等銀米數千萬石而天下所入之糧止二千六百六十八萬石夫出止言數千萬石似一時難於打筭觀總曰出多入少故王府邊軍等俱缺粮餉其乏可知矣及涀嘉靖初霍兀厓奏疏云洪武至今自周王一府論之祿米

增數十倍子孫日益繁矣天下文武官逐代增之較洪武間增十萬餘員矣地不改闢而米入有定數此供億所以日乏右二公憂國一紀於書一見於疏計今視昔六十年餘　朝廷上本之興幾次矣南北戎虜之擾幾年矣王府之增軍需之費又不知幾何矣事變日出雖有如二公之心者而亦難於爲謀矣是以借官俸鬻見爵納粟放度之無數稅門筭商之悖出不知民日困而國益窮矣惡以天下有可興革者惟在上者善處不私耳如銀礦可開海魚可取西北荒地可墾皆自然之財之類是也如南都維箔日出八十兩浙江西湖日用數十金皆可省之亦罷之尚有可更革而未知難諸當國者宜致思焉

國家戊元

南園漫録与近峯聞畧記 國朝戊元之事無一字不同以刊書則近峯在後人則同時也二人非竊取者未句似文理必碍予今補二公前之所鈌後之未知并易其末句也 國朝洪武四年開科乃辛亥也今諸書以為庚戌恐當時求才之急二年連開科今惟辛亥名録存耳故或係安大全或係吴伯宗又有係金鑄者至十五年壬戌張顯宗然四人官職未聞必所終亦不大顯甲戌張信侍讀丙戌林環戊戌李騏庚戌林震皆終修撰壬戌劉儼終礼侍甲戌孫賢終太常卿兼學士丙戌羅倫終修撰戊戌曾彦終太常卿兼侍讀庚戌錢福壬戌康海皆終修撰近

甲戌唐皋丙戌龔用卿俱終修撰戊戌茅瓚終吏侍庚戌唐汝楫終侍講壬戌徐時行　凡戌魁無一人至台輔豈非其數耶然羅公道高一世名聞四海亦理不能以勝数耳

本朝火德旺

本朝之旺不知五行何屬意　太祖生時隣家見火浴時紅羅浮来國初多紅巾賊塔忽変紅民謡朱衣人作主人公國姓又朱恐火德也昨覌双槐歲抄亦然

双槐歲抄

双槐歲抄一書南海黄知縣某作也於　本朝之事最多且詳修史者當取焉如　孝宗之毋紀后死事書已

祥反事朶顏三衛地事河套墩臺蒙古瓦剌元帝之後邑已禦虜諸將之功次京軍邊軍馬政之始末可謂最悉而瑣碎者亦不能枚數

七修續藁國事類終

杭仁和郎瑛仁寶紀述
校刊

近詩作

輓詩盛於唐非無交而溺也壽詩盛於宋漸施於官府亦無未同而言者近時二作不論識不識傳相徵求動成卷帙可耻也空同大復集中少之此過人矣送行古所尚也今不出於親友相知之情惟官府焉勢利也噫詩之道刻此蔑矣

理論

術之精者必殺身天道不容也利之多者害必隨人怨所

致也位極則危功高不賞損益之道也惟謙約爲可免耳有利無害求之愈得其惟孝乎然必至於貧爲仁不富矣

中國

中國所以爲中國者以天文四七分野俱在華夏故曰中天八荒曠邈星象亦难於占視雖與之同覆不可紀也豈特山川草木人物之異哉

遇不遇

楊雄與鄭子貞嚴君平同時相處惟雄知二子之賢而不能隨以隱致有投閣美新之醜二程與康節最相知也不能傳邵先天之學此非既遇而不遇耶惟孔子聖不自聖特問礼於老子〻〻得聖言而名益傳可謂相遇之美也

莊生與孟氏同時莊之輕祿言玄是深明老子者也惜孟子不得与之言而莊僅成其巳(己)奔之偏孟子天生豪傑故能私淑子思而傳道統荀子見道之言亦常有之惜又不遇孟子爲之依歸故失之性悪而流蔽致有李斯之害也是皆當遇而不遇惜哉

荊川四得

唐荊川之順嘗言予時文得之薛方山古文得之王遵巖經義得之季彭山道義得之羅念庵此亦無常師之意欽名日起而業日大有由然也令之士有寸長恃乜自得入任途擅作威福不知道也恥哉

予嘗意詩惟四言五言至七言而止者亦天地自然之理蓋人受天之理以爲性聲音發天地之靈氣天有四時五行七政故音有四聲五音至七音而止是先天而弗違天也昨承宗師馮少洲賜漢魏詩紀其序得我心之同又能推廣詩人高下之故因錄置稾序曰予聞詩有中聲漢魏得數三四言短六七言長殆隣清濁氣運自然人力弗與爲是故删以前惟四漢魏人五之唐人變而七之何言乎聲起於四喉舌之低昂開闔先天而天弗違也五音天地之中數故五爲中聲人情極於七故言有七何言乎聲始人氣之呼吸四則優游約矣象太古之音也五斯和和斯有節歷七言爲呼吸斯竭不可復加矣是故之變聲也詩自

沈約爲律法繩局趣而靈品謝色其氣象風韻自落漢魏人後孔子曰興於詩故高子固也子貢悟也魯之駉要思也擬斯三者詩不足以言興而况合契於鬼神乎天之生材也不齊故爲詩之體裁亦各不齊是故五材猶五味也合而和者聖也合而闕一者賢也其分多者俊傑也其得一者才也故其發而爲聲詩能使人甘聽忘倦如飲醇酒一唱而三歎能使人酸心出涕使人長相思使人起舞使人泠然斂衽正色而坐其味不同然又有淡如勺水玄如太羹如苦根澁節使人吞之不得下嚥皆才之美使然不齊也大匠過必物色之采爲明堂太廟金聲玉振之府不遐慭遺此繫古人幸遇與不幸遇皆天也集今裒然多矣

嗟嗟乎間歟千古夥夥英賢不啻太空一踞耳

七数

天之所以為天不過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名曰七政人之所以為生亦不過陰陽五常之氣行於六脉見之名曰七情天之道惟七而氣至六日有餘氣盈朔虛推筭時刻則為一候故天道七日来復人身之氣惟七六日而行十二経絡行二日行兩経有餘故人之疾至七日而輕重判焉

善悪不嫌同科

傷素以武功顯而多文藻見詩詞於文苑英華張飛以勇烈名而善文字見刀斗銘於涪陵州此特一身之藝倂人而善者也甚於蚩尤之制五兵李斯之為篆書蔡[illegible]識

桀之虐始皇之於長城隋煬之於漕河又人雖不善而事乃萬世之利尤為大異者也此善惡不嫌同科

食物四要

雖曰為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然食亦人生大計況年老者尤宜所謹嘗見一書云食爛則易於咀嚼熱則不失香味予欲益其絜則勤其食與少則不致厭飫斯盡矣

武穆不能恢復秦檜再造南宋

先正丘文莊公濬嘗云秦檜再造南宋岳飛不能恢復元不當與正統許衡不當仕元時以為確論也予嘗聞之惜未親得其所以意元乃北虜而不當仕與正統明矣岳之不能成功者果權臣在內則昔人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

受況郾城之抵黃龍地不遠矣恢復而請罪未晚矣以錢穀兵甲之無所出欤則因糧於敵古人所常解民倒懸猶大旱之望雨矣岳故忍而不廢棄功虧於一簣耶非也岳乃忠孝純臣觀其甘死而信何鑄之欺肯一事之妄為耶丘盖原其情而論其時知其必難矣非以少岳灺檜并造南宋此則計孝宗之時筭其犒軍之費止得十有三省故難恢復予又搜得銅牌計寸闊一而長三文乃臨安府行用準二百文省此必南渡国窮救補通变之物交會欽引之類夫以孝宗之時尚財用之不足高宗草創国可知矣使急於用兵徒促淪亡故南渡以来雖多良將帝常為其賊驅和議之後敵緩民養国方有久立之規是檜之心雖

私而和之事則當豈非鬼神陰有以成宋家之天下耶𠀌
蓋原其事而究其理非以右檜也

產物各異

天地至大風土各異故產物亦不同不可以未見者即為異王維雪中芭蕉人遂以為失寒暑近知嶺東一種美人蕉雪中開花又知林逋杭人不知鷓鴣不木複作詩曰雲木叫鉤輈此可有乎

近日軍

古之置軍也防患今之置軍也為患何也太平無事民出穀以養軍官有產以助軍是欲藉其有警以守盜發以誅所以衛民也衛民衛國也今海賊為害有年矣未聞軍有

一方之守一陣之敵焉守敵者非召募土着百姓則調選別省兵勇故見戮於賊也非地方男婦良民乃遠近召募之衆是徒有養軍之害而無衛民之實國非亦為其損我或曰子不知国之有禁乎軍死百一之報尚不可為不得已而姑息乃至於此應者曰此因主將不恤軍士立法之過也今亦奏准不行矣況軍乃當死之徒既有獲生又得其養役亦不戒焉是罪之乃所以恩之人人輕於犯法矣然卒律以法又恐人情変也為今之計大閱軍兵使較射撲軍勝於募則以募銀之半加於軍募勝於軍則扣軍粮之半以益募如此則軍兵各為利而精矣有急以練精者上陣以殺賊餘者當滅之也

庶民不貴於召募之資国不至於倍常之費蠲斯民而實為国矣

鵲鷺虎猫

鵲至七夕而頸毛脫鷺遇白露必离巢虎咬人於前半月則起於上身下半月則起於下身與猫咬鼠同也人身之虱初旬頭向上而中与末旬頭俱下遊也皆載於書而試之人矣而其所以然之理难知

耳角臭

易林曰牛龍耳聵蠲言曰牛不耳听〻以角尓雅翼曰龍之耳似牛意此必亦角之謂歟故龍類牛頭似而臭亦同其性順徤者分陰陽若虎猫尤切肖焉故虎猫食人鼠之

過者耳必鈇如鋸猶臭四時濕冷惟夏至一時乃温虎臭常熱惟冬至一時乃冷此由禀性陰陽之至而天地陰陽之極則相変耳然耶

字書經文

玉篇出而說文廢也楷草興而篆隸棄也時文崇而聖經不明矣世変江河自趨其下人惟樂於便利憚於求理義耳

繆謚

繆字有四音穆音則為謚妙音則為姓綢繆則為事情也紕繆則為背戾綢繆紕繆姓人知而用之穆音為謚漢以上人識之故閔羽謚繆今人只知為背戾之義以

謚之不當也殊不思秦繆魯繆禮記大傳序以昭繆皆是也宋以謬醜謚秦檜故晉欲謚何曾武帝不從肯以繆謚閎乎𡰥張飛謚桓可知矣

貧

貧者士之常孔孟不必論矣而莊周顔真卿皆常乞米矣使用不苟言其卿無大節則何異於常士故曰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知耻以貧賤而驕人無道德而輕富貴妄人也

交

與君子交不存形迹可也与小人交不存形迹可乎然而事變交際安得日与君子處哉但當先知其爲何如

人耳苟不先知未嘗不為小人損也朋友之交可忽也哉

人形

相家以人如某物之形為貴如班超虎頸燕頷何尚之真猿之類又有以貴顯者為物之精如杜預蜿精郭璞鼉精之類予以萬物惟人最貴反欲肖一物以為貴乎由古今術士見顯者似某物遂借古人證之以成富貴之名筆之於書即成故典吾人物之精而為人其貴者庶幾有理蓋物既成精得天地之氣已久必能投胎奪舍而為人非聰明特達者乎故皮目亦相鮮同予意而言殊朱新仲論人形同予言而意殊在聖人無此論也

三書之得

本朝哈密叛事雙溪雜記所載淡張掖郡条可謂始末是非最悉矣至言土地規模来歴反叛之由又當併及槐歳抄看也麓川之夷事則當觀南園漫録最詳而實蓋作録者乃本地張尚書志淳故事〻俱有年月日修國史者考諸

人各有長

嘗論道學之士不克建功〻業之士不能文章善矣歐陽公曰劉栁無称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各有所專也故唐虞之世名臣各任一戠聖人之門高第各專一科人非堯舜安能每事尽善惟聖人兼之

勢利

成祖皇帝命楼璉草靖難之詔適方孝孺受刑之時璉唯承旨帰而噴嘆自縊宋林希草東坡謫辞成而擲筆嘆曰壞了平生名節夫楼非不知靖難之詔不當草畏死甚而勢迫以受也林非不知東坡之辞不可草利心急而計迂宰輔也然卒死而名節壞爲豈非勢利誠過哉況於區〻士也哉

七修續藁辨證類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杭錢塘陳樹槐校刊

東坡赤壁考

東坡遊赤壁者三今人知其二者由其有二賦也余嘗讀其跋龍井題名記云予謫黃州參寥使人示以題名時去中秋十日秋濤方漲水面十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元豐三年八月記今古文赤壁賦註謂指赤壁者三非此之謂乎據二賦在六年此則第一遊也且二賦情景不過衍此数語畧少增其事耳

若前賦佳固佳矣入曹操事恐亦未穩晁補之因其亦悞安在之言遂悞指赤壁爲破曹之地後人因之紛紛併辯赤壁之有五尤可笑也殊不思周瑜破曹者在今武昌縣嘉魚自有壁上周瑜破曹處數字東坡之遊自在黃州一統志下已明白註之矣且其文曰去江無十步望武昌山谷又曰西望夏口可知矣況武昌正當黃州東南今以前人之言爲主不深思而細考錯也

孟氏生年月日考

史記不書孟子生卒而孟譜云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初二日即當今之二月二也卒於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即今之十一月十五壽八十四又云孟仲子名睪子

子也四十五代孫名寧嘗見一書于嶧山道人曰公孫子汭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惜忘其書名也

書名沿作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蕭子範撰千字文隋潘徽作萬字文古有百家姓今

朝有千家姓此效而續之之篇尚衆也王充有刺孟宋劉章作刺刺孟柳子厚有非國語劉章作非非國語此皆反而正之之意實难也况王乃辞勝理者因孟而矯之時則可耳柳以正玫玫而矯淫誣之辞劉何能勝之耶惜未見其書先正邵二泉有日格子于嘗爲格格子十数條乃邵公

一時未到之意亦死中求活可輕議耶

春王正月

予少疑春秋春王正月意其夏正之建寅也何稱乎王如周正之子也何謂以春言仲尼脩經百世大典故爲牴牾難明之言以起後人之疑耶因質之吾師許竹厓々々成論二篇上篇斷之爲夏其書王於正月之上乃仲尼特筆其義則公羊氏所謂大一統初非遵周王建子之月之謂也蓋以周夏建朔不同而其四時亦豈可易哉但朝覲會同頒朔告祠之類以其正朔行之耳紀月之數必以寅首也否則子丑寅爲春時則天氣罔溫土膏何動乎下篇以春秋一書之事反覆辨證及引汲冢周書呂氏月令皆用夏

正而蔡沉又云漢仍秦正亦書六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之說唐武曌用周正改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夏正月爲一月亦不能以子月起數以易四時可謂痛快之甚惜書爲火焚予老病又不能細考以著聊紀於此天地類中嘗一言秦漢用夏正矣今復贅以春王正月之義焉

六更鼓

舊聞宮漏有六更鼓不知何代而歸田詩話載汪水雲紀亡宋事有亂點傳籌殺六更之句豹隱紀談載楊誠齋詩曰天上歸來已六更固知宋事不知何有六更也後見蟫精雋云宋內五鼓絕梆鼓遍作謂之蝦蟆更其時禁門開

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如方外之攢點即今之發擂耳

半夜鍾

夜半鍾声到客舡唐張継之詩李林新編作温庭筠非也歐陽文忠以詩則佳而無夜半鍾声之理王直方詩話以金輪寺僧譙咏月而得清光何處無句責極而夜半撞鍾于意謙得句而撞鍾乃各時之事張豈無據而云即以謙之之事以較耶况寒山与金輪自非一地真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矣及見中吳紀聞辨夜半之鍾实有第惟姑蘇承天寺為然予復意其襲因蘇人而寒山原非承天似亦未得其旨又讀墨客揮犀云古有分夜鍾蓋半夜打也予讀南史丘仲孚傳每讀書以中宵鍾声為限則思唐時半

夜真沿流古人分夜之打故于鄴有遠鐘來夜半是謬

冉有夜半隔山鐘非後世曉暮比也蘓時承天寺尚尒也

夜行船

夜行船今因皮日休有擕酒三瓶寄夜航遂不察其理稱爲夜航船也若是則船字爲矣止爲行有杭音之故況說文曰航方舟也皮詩乃寄非夜之船耳豈寄夜行船耶輟耕錄亦訛書之

鬭百草

風俗鬭百草之戲獨盛於吳故荆楚記有端午四民鬭百草之言未知其始也昨讀劉禹錫詩曰若共吳王鬭百草不如應是欠西施則知起于吳王与施西也

重字雙名

凡重字下者可作二畫始於石鼓文內重字皆二畫也人名單用而不加姓於上者始於二世詔內丞相斯御史德也今二畫苟簡作為二点雖可笑尚可掩也近時名士雙名者而單寫下之一字不知是名耶非耶殊不思二世詔內李斯則言斯矣而馮去疾又何云臣去疾耶歷代双名古人皆然今李古者則是尊率死法而無學識真可笑也又如鳳凰廊廟鸚鵡三聯字下皆可省書史中用元二諸謂元年二年宗室中用開平二字乃東平河間二王封國皆省者古有之也推之皆一理

三邵平

邵平有三東陵侯其一也項羽傳中邵平廣陵人[illegible]齊

悼惠王傳亦相邵平不知何處人爲魏勃所紿至自殺豈術非東陵蓋東陵嘗爲蕭何畫策術必高矣淮陰尚在何術中何重東陵勃豈能紿平耶且時亦不同必又一人也

亡命爲僧

嘗見野史云駱賓王爲僧於杭之靈隱以其有宋之問之詩而之問又識也黄巢爲僧以其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詩張全義識之也癸辛雜志載即四明山雪竇禪師是也徐敬業爲僧於衡山野客叢書載其更名住括者是也北朝姚泓叢書又載其爲南岳僧年九十自言其名蜀賊李順巳正典刑辛志亦云景佑中廣州巡檢陳文璉捕得真李順乃僧也意皆素養貌相似者急則詭充其名一旦臨

危得之者只欲立功不辨真僞不知真者早具文牒六時毀形去之遠而未可識也

関雲長

桑榆漫志関雲長聽天師召使以戒護法乃陳妖僧智顗宋佞臣王欽若附會私言至於隆神助兵諸怪誕事又為腐儒收冊疑以傳疑予以既為神將聽法使矣解州显異有録據矣諸所怪誕或點鬼假為亦难必其無也但傳公謚繆壮乃為不學者所疑當讀為穆如秦繆魯繆是也予已辨於繆字下謚法壮為克乱不遂繆為執義布德此非神之行乎王泉顕聖羅貫中欲伸公冤既撰作普净之事復峡合傳灯録中六祖以公為伽藍之説故僧家即妄以

公与顏良為普安侍者殊不知普净公之鄉人曾相遇以禮而普安元僧江西人見佛祖通載祖爾絶甚遠何相干涉是因伽藍為監從之神普安因人姓之同遂認為監壇門神侍者瀆之也此特褻公之甚

黄烏銀

猗覺寮云漢食貨志金三品黄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註曰白金銀也赤金銅也故今天下以白金為銀其後又云造銀錫白金夫既造銀又造白金疑非銀也恐金之白色者殊不知孟康自是而朱新仲不知銀錫合造而為白金之故予已明前事物類矣但本草有黄銀烏銀黄以為瑞物烏以為養生者造器以煮藥俱曰辟邪之物

意其黃即金也烏或近時藥燒之物欤然皆無辟邪之說疑花唐也後讀唐史太宗嘗以黃銀帶賜玄齡又自云世傳黃銀鬼神畏之讀孟郊集有贈炭價重双烏銀詩則知唐時實有之物後讀演繁露方知黃銀乃赤銅其貴比銀特色黃耳晴時有而流至唐初鬼神畏者即古云鬼神畏銅之故烏銀予恐即今之倭銀盃色如鉛之故然亦恐踵朱新仲之誤書以俟博

送窮

四時寶鑑曰高陽氏之子好衣弊食糜時號貧子正月晦日死巷世作糜粥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故退之送窮文曰正月乙丑晦姚合詩曰萬戸千門看無人不送窮若寒食競渡之事止此日耳猗覺寮記以唐人[illegible]正月晦下旬送

竅則又少訛矣

非大聖人言

先聖大訓一書四冊楊慈湖輯大聖人之言而成者也予嘗承方伯胡公松命註明出處訛者證之時見有非聖人之言楊亦收入奈胡公去速忽忽忘以請教今聊記憶數条存之於稿俟可問之於人也毀鄉校章乃子產與鬷明之言又雜左傳孔子止一言之斷耳鄭伐陳子產獻捷於晉章亦惟孔斷數言而已晉平公問祁奚羊舌大夫一章五人之行全無孔子之言陳恒弒其君簡公一段雖有夫子以吾從大夫之後然皆左氏辞也不知何以收之

雅余

嘗聞吳人刘大參素號惰齋有斲工問華揃外字公隨口以木列為推者之坐客以指登几曰柳字也哄然一笑吾杭先輩王大卿僚友問以余上聲傍之字公戲以水傍加去字是也其友認以為真後思其欺己也遷曰少年見有大乘妙佘蓮花經亦同哄然至今傳為笑柄今按海篇直音華字下註刻木入竅曰華甚為明白而字林撮要又曰在水上為佘人在水下為溺似皆有證也然予考之說文韻會等書俱無二字恐乃有音無文者也雖有證或亦俗書耳

鶴食物

讕言編以鶴之食物從頂咽下恐未然也今人又以鶴食蛇以足踏蛇七寸待其尾繞鶴腿然後嘴錐斷蛇

段段食之予嘗親見鶴初見蛇口急啣重跌於地者數十次待其將死啄而吞之鶴頸比素大一倍矣遂曲頭於翅而睡少焉如旧矣不知諺言何所見聞今人之言人如此之巧

西臺御史

唐謂御史在長安者為西臺以別分東都者見劇談錄宋都汴汴謂洛陽為西京亦号西臺也本朝置都察院於西北方以其肅殺也亦可云西臺是三朝名同而实異

禴祭

礼記王制祭統皆曰春祭為禴詩亦曰禴祠烝嘗獨鄭康成謂禴乃夏祭之名說文亦曰夏祭爾雅則曰春祠夏禴

秋嘗冬烝朱子亦然予每已以經何與諸公不合昨讀困學記聞王氏但為著其不同亦未分別明白予考通志禴為虞夏祭名故韻會亦曰夏商禮也周始謂之祠禴嘗烝鄭許二公自謂夏代之夏而鄭朱二公止什周之夏祭名各有所指俱未錯也後世不能深考又據朱註則以鄭許之訓為春夏之夏似與禮經不同也且禴祭顏師古註禴煮新菜以祭王輔嗣曰禴以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皆言祭之薄也故易曰不如西隣之禴祭今以薄祭為夏而嘗新穀曰秋則似背於字義蓋夏乃萬物盛長之時豈宜其薄哉故韻會曰春物未成其祭尚薄說文曰嘗者味之也左傳曰始殺而嘗皆指嘗牲之義非浙穀

也宜謂四時倫祠烝嘗爲長

盂蘭盆

七月十五盂蘭盆之說諸皆主佛經目連救母於是以百味著盆中供佛然不知何謂盂蘭盆也及讀釋氏要覽云盂蘭猶華言解倒懸似有救母之說矣而盆字又無着落問之博識不知也後見老學庵筆記父老云故都於中元具素饌享先織竹為盆盎狀貯紙錢於中承之以竹追法倒以視方隅而占冬之寒暖謂之盂蘭盆乃知風俗祀先全無佛氏之意因而考夢華錄亦云以竹斫成三脚上織燈窩謂之盂蘭盆又賣素食𥻘米飯享先以告报秋成但多賣目連經撥其雜劇数言反覆思之盂蘭盆実起於

風俗而目連救母之事偶符是日且佛氏盂蘭盆二字之音又与之同遂訛而為盂蘭盆也或當是此葢藍盆三字亦不可知但佛教以祀先之事日崇而風俗之事日遠且微也故不復知前起義併筆記華録抄過亦錯但於三字雖通因得其說贅之於稾

長夜飲

史云紂踞妲姬爲長夜之飲又信陵君與客長夜之飲皆有婦女終爲酒病卒據此則是燕色慾而達旦之意陸放翁謂非達旦引薛許昌宮詞云畫燭燒闌曉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恐如古人十日飲也非長夜正義

衣鉢

衣鉢二字始自佛氏五祖傳心印於盧行者謂之傳衣鉢五代和凝應舉自以榜首期待後乃第五（他書云十三非）及知選舉見范質之文尤為獎賞即以第五處之語范曰欲君傳老夫衣鉢爾後范歷官皆與和同因而場屋間謂之傳衣鉢時有詩曰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及後馮當世知貢舉特擢彭器資為首而彭官後不如馮有詩云當時已自傳衣鉢羞媿猶為食肉僧乃為科第云然今人動以衣鉢傳言錯矣

連山帰藏易

元儒胡庭芳作易啓蒙翼傳上中下外四篇有功於易

道大矣至辨連山歸藏為偽書證我千言也予以連山不見於漢誌隋唐有之歸藏不見於漢志晉中經隋志方有之其偽可知矣至於言之不經又何足辨哉

王陳論史之錯

先輩王夢𪐴陳水南皆問學有識之士然於晉史一事皆疑而不決可謂明於大而闇於小也符堅入寇時號百萬朝野震驚謝玄都督前鋒遣張玄問計於謝安安都無所答乃命駕出遊遂與玄圍棊賭墅王謂圍棋之玄上當加之姓以為別不然則是玄者為張耶抑為謝也陳又謂賭墅之下記者更云常時玄棋品劣是日玄棋遂為敵手推此則可決圍棋之為幼度及引幼度傳曰

與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学顯与玄同年時人稱爲南北二玄然則所謂張玄者豈即玄之耶抑别一人也又東萊詳節序安禦苻堅兵然無懼色命駕出遊與玄圍棊睹墅至夜乃還既而兒子玄等破堅驛書至看竟便攝至床上此節前言与玄圍棊後言兒子玄等破堅則圍棊之玄果爲張爲謝幾於難别倘前之玄果幼度則兒子字不宜後出也宜畧更易嗟乎推移先後引證愈疑不知箸横於前迷而不見何其暗耶夫幼度既遣張玄則幼度在於軍矣安無所咨而即命駕遊張以隨安而侯其咨也遂与玄圍棊非張而誰觀遂字是可知矣何必加之姓耶史自明而王不明反曰不知玄爲張耶抑爲

謝也已可哂矣陳因王凝而曰賭墅之下記者當更㝡云數十言則是水南亦不知幼度不在安所又不以張玄亦可與安對奕觀其姪既可與叔奕盤遊賭墅張玄不可與安奕耶復雜張玄之事意恐奕乃玄之也真可謂紛紛籍籍疑繆愈遠截鬼一車也夫立傳則可入他事以明本傳之人今因玄之一字引之以證安不亦又可笑哉至於詳節之言亦自明白所謂兄子之字既後出矣初後有謝遣張玄之問計矣又何必論其為張為謝畧宜更別耶此惟以幼度能奕而他人不能必欲紐之於幼度又不大可笑哉

予嘗不知畫家何謂皴法問之但曰樹石要皴耳而皴之字義莫然因求之說文皴細起皮也方悟樹石所以有皴耳昨讀陸放翁筆記以皴不知何物且引楊朴之詩數个胡皴徹骨乾一壺村酒膠牙酸又南莽新聞言楪毡根数十皴盤中猶自有紅鱗則曰想多餅餌之屬殊不知胡皴乃牛頷下之垂皮對之酸酒楊言其味之惡也氈根羊肉也起其細皮對之鯉鮮新聞言其味之美也嗚呼放翁一代詩豪不知字義故古云聞字要知六書信哉

仙俱屍解

嘗以仙無飛昇不死之理特好異者與其徒往往指其名以欺世血肉之軀安能常存哉但谷神不死隱顯無

意父亦散去也如呂巖在宋唐時最盛元衰今無矣昨聞姚御史一元錄陳摶之事明白可證摶亳州真源人也幼嘗有青衣老嫗來乳之成道後隱於華山玉泉院後又命弟子賈德昇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而大笑左手支頤而死時元祐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也今嘉靖三十二年姚巡按山西同副使張瀚參政蘇志皐謁嶽廟至希夷峽有陳之石像爲道士言其前後之事後出骸骨觀之明日姚行文於蘇命葬骸骨是夜蘇夢希夷曰葬我於戴岳覆河之處後得地果然也夢中所見儼如石像嗚呼摶誠仙矣死有時矣或者以其假托以去則骨何自而來耶即骨復假焉以覓利又何形之於夢耶夢

何又與石像之相似耶此尸解明矣

嶺梅

昔人咏嶺梅南枝向暖北枝寒之句以梅比擬文文山兄弟當也今人即以大槩梅花分南北而為冷暖錯矣蓋大庾嶺上梅花南枝落北枝方開[illegible][illegible]蓋由南入粵北近江也

南園得失

張尚書南園漫錄於國事最直字義得理紀本省事甚悉但有重出之言如刘主事解礼經辨子紏非弟承旨非金齒方遜志非過忠言若異而義則一也或久而忘之耶

擁劒

魚鬣亂為劒以其刺人也蓋魚游則樹鬣故何遜詩曰躍魚如擁劒孟浩然詩曰游魚擁劒來吳都賦云烏賊擁劒明矣西溪叢語以蟹之大螯為擁劒又以何孟二詩為誤殊不知蟹有一種自名擁劒今惑其名而又駕之於螯也

蓬萊仙奕圖

冷謙字啓敬号龍陽子錢塘人也善音律術數之學世有蓬萊仙奕圖謂冷至正六年端陽作送張三丰者三丰仙人永樂二年轉送淇国公丘福併跋啓敬未歷今遺落吳下一家往往見諸名人集中載事題詩備詳

南濠文跋具載跋語畧言二人始末未真亦不知此圖為偽也嘗聞　太祖命真人張宇初訪求三丰今有真人表在武當　成祖又命尚書胡公淡天下物色有手書并詩載以槩成拟皆不獲見嘗思丘国乃成祖心膂功臣三丰至而敢匿不言者耶且跋中止言冷字而無名謂冷武陵人而不知本錢塘劉伯温有在杭詣路敬祚志云錢塘人能言元時之事詳而不知為本朝協律郎知遠而不知近有是理耶跋云观李思訓畫遂得其法幻出神品以丹青鳴於時何刻伯温之詩与他書皆不言之而獨言善音律術數耶就使三丰真得冷画元末已死復生在室雜余堂觀死時楊軌為殮子身遠遊矣豈復

帶國永樂時送人耶且跋曰冷在至正間已百數歲若在洪武必百數十歲矣如此老尚為人臣耶就使為之可謂奇矣如太公伏生人必言之何不見於書耶此必儉人假冷之名張之跋岳國之所遺見其难得之物貨人重價一時名人不察而紀其異為之題咏也予惜未見特辯之併考二人張名君实字全一遼東義州人別号玄ヒ又号保和容忍三丰子時人又称張剌達天順三年又來謁 帝予見其像鬚髯上聳一髻背垂面紫大腹而携笠者

上爲錫誥之文封爲通微顯化真人冷善鼓琴居杭之吳山鍜泥爲釘以供衣食中年賣藥金陵洪武元[illegible]

与王偁詹同等較正郊庙楽章後有画鶴盗金之事遂隱不見

不知人名

史中言其数而無名言基華而無名者如高陽才子八人名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龎降庭堅仲容叔達壷關三老名令狐茂言霍氏之禍者周生迎傍骨之僧名大達詩僧皎名晝五代賛寧高姓也

諺多古書

諺有出處于倂原文載之前稿已数十事矣今讀困學紀聞又知其所記百二十事重於吾者止三焉則知世間何莫而非古人之所道歟

蘇李詩

古詩十九首之下即以蘇李接之其亦五言始于二氏之說耶夫十九首諸家各指作者不同蔡寬夫因而辨之于意既名古詩又何必擬章摘事斷為何人昭明梁以古名編之當矣但蘇李之作諸家去取命篇亦各不同此則當與辨之何也蓋二氏之作有在漢在虜不同因皆陷虜〻中諸篇固多僞篇後或集中有別意者即訛之于虜不可知諸家遂〻以自相別為題其訛一也自晉初摯虞文章晉別志中有李陵衆作非盡陵制之言而昭明文選因〻併蘇作止合取其七篇自後唐宋諸人遂以後入所撰多不見

録世久不傳集亦併亡其訛二也後或雜見于他書取其半詩紀之類取三之一者焉補註之類又或一章録半而章合一彼此牴牾傳之到今其訛三也不知二集之目班固藝文志已載而通志亦有騎都尉李陵集二卷非止相別非擬可知矣予美有云李陵蘇武是吾師東坡跋黄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二公尊之至矣夫豈無見哉因摯虞一言而後人不傳不亦謬哉予因之反覆玩味得之楊升菴一篇得之私臆一篇舊凡十六首今共得爲一十八首但擬今日諸家以爲二氏自相別者然亦不知當時何旨今但各以次第編之每章之下畧爲辨說註解筆之稾而庶常接目

可質諸人云

蘇武留別親友三首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
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与鴦今為參与辰
昔為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
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
遠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

其二

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
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
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為生別滋

滋努力愛春花莫忘安樂時生當復来歸死當長相思

其三

燭燭晨明月馥馥秋（秋漢魏詩作我非）蘭芳芬馨長（詩補註作良是）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路遠遊子恋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再（再五臣作兩）難遇歡樂殊未央

右詩三章子卿出使時別親友之作第一為昆弟第二為妻女第三為友諸家以別友為少卿此或不獨李也若為送友允當惜無原集可考或

疑其不當自称良友自期其难再遇也予見陰鏗送別始興王詩云良守送承明枉道暫逢迎古人自任不似今也此或可耳舊以黄鵠一章雜之於此觀其句意俱在虜中者可乎予故出之于左云

李陵送別子卿四首

寂寂君子坐奕奕合衆芳温声何穆穆因風動馨香清言振東序良時著西庠乃命絲竹音列席無高唱悲意何慷慨清歌正激揚長哀發華屋四坐莫不傷

其二

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凄風從此興招搖

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窮（一作竆當作穹）廬子獨行如履冰
短褐中無緒帯断續以繩瀉水置瓶中焉辯淄与澠
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

其三

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悵不能辭
行人难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
努力崇明徳皓首以為期

其四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
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歡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右詩四章李陵在漢送別子卿之作蘇蓋天漢元年以中郎將出使先時與李同為侍中最密明年李為騎都尉代胡降故始章言其在漢之事次狀其虜地之苦譬喻及同行者末句規祝之也三章即事言情併及于巳互朋友相規相勉之道也四章直言其行意矣四首似在兩時之作前二篇或于宴會之時後二篇臨行之際此不可知矣東序西序正在長安蔽天冥冥乃虜之地招搖主胡之星窮當作穹遊帳也紅塵白日二句㫖見于古文苑註言下缺今楊升菴總得于脩文殿御覽載之冊鉛録中似亦于得

寂々章也夫寂々章之詞之韻諸家作為別子
卿第二首燦々章之結然豈獨非其韻哉接過
極無下落矣但丹鉛録中穷字亦訛又止言李
詩而無題意今次之而為送蘇之二章正与蘇
別李之寒冬嚴霜同意讀者自知也蓋由諸家
不明在漢在虜槩以二氏相別為題乖戾如此
又疑盈乃恵帝之諱犯之恐後人擬者此又不
知古人臨文不諱之義也李周翰以為凡贈出
使不當言其失所并長別之言曾原取之非也
吁是以疑其擬而取之者少也夫止得数篇又
復去之可乎况此亦古人箴規之道非言其死

也观下文各在天一隅前章皓首為期可知也

長別者特言其行意观下文立斯須可知也皆

不可以辞害意林實夫以良時章為荅黄鵠者

劉履以為得矣不知荅黄鵠雖是長別又常在

極後讀者反復玩之自知

少卿贈子卿二首

爍爍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涼應節至蟋蟀夜悲鳴

晨風動喬木枝葉日夜零遊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

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声豺狼鳴後園虎豹步前庭

遠處天一隅苦困獨零丁親人隨風散歷歷如流星

三苹離不結思心獨屏营願得萱草枝以解飢渴情

其二

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願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
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玄鳥夜过庭髣髴能復飛
褰裳路踟躕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
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饑

右第二章李在匈奴初遇子卿之作始賦其時
而言虜地之苦以感動武心末句乃言自己思
親之情也次即托物比事直言己欲歸而未能
又以瓊樹以喻得武而足歡陵固未說武降知
武之心特先槩叙其好即史之置酒設楽与武
歡也此二章观其結句自是一義若間寂匕一

八

卌

章不惟非韻与事自不妥帖

蘇李一首

童々孤生柳寄根河水泥連翩遊客子于冬服涼衣
去家千里餘一身常渴飢寒夜立清庭仰瞻天漢湄
寒風吹我骨嚴霜切我飢憂心常慘戚晨風為我悲
瑤光游何速行願支荷遲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
低頭还自憐盛年行已衰依々恋明世愴々難久懷

右詩蘇在匈奴初与李遇之作始因其言而就
明巳志芰荷中國物也終乃願之而不得歸若
割長帷但恐年衰而此心徒久懷也此則言和
而緩志堅而决也

李陵与蘇武二首

嘉會再難遇三載為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
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
獨有盈觴酒与子結綢繆

其二

鍾子歌南音仲尼歎歸与戎馬悲邊鳴遊子戀故廬
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潜居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
身無四凶罪何為天一隅與其苦筋力必欲榮薄軀
不如及清時策名於天衢鳳凰鳴高岡有翼不好飛
安知鳳凰德貴其来見稀

右詩二章李見蘇心不從始言久而得見今則

恐难再會也濯長纓結綢繆須同仕而相好次則與起古人即事物以喻彼此直言人生不过欲遂所願即史李云人生朝露何苦如此而蘇云勿復再言之時之作也李盖以已不帰者由其友遂所願而止之也

李別蘇三首

樽酒送征人踟蹰在親宴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悠悠清川水嘉魴得所薦而我在萬里結髮不相見袖中有短書願寄双飛燕

其二

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朝發天北隅暮聞日南陵

欲寄一言辭託之牋綵繒因風附輕翼以遺心蘊蒸
烏辭路悠長羽翼不能勝意欲從鳥逝駑馬不可乘

其三

陟彼南山隅送子淇水陽爾行西南遊我獨東北翔
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雙鳧相背飛相遠日已長
遠望雲中路相見來圭璋萬里遙相思何益心獨傷
隨時愛景曜願言莫相忘

右詩三首李因蘇回而贈別者也俱狀其蘇歸
已在別情之維為每章末句始言其不得見妻
子親友繼言难追其同行終勉其愛時以莫忘
也漢魏詩以首章題為以單子諸家不同惜不

知來歷

蘇荅李一首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何況双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声（声五臣作音）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歸（得歸五臣作能）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右詩蘇因李少卿送別而荅之者托物比興自喻以双龍也句意全在勞時諸家收為継別妻与弟後似非其時也已故易之于此末二句刻

克莊曰固知陵無還理尚欲援之以歸漢忠厚之至也

李陵別蘇一首

徑萬里兮度沙幕為軍將兮奮匈奴路窮絶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右詩蘇子卿臨行時李起舞而作者史謂泣下數行与武決者是也

蘇又別李一首

双鳬俱北飛一鳬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詎央愴恨切中懷不覺淚沾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

右詩蘇卿留別李者因李舞歌之情知決難行
遂亦述其相別痛情勉其莫忘為永決也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杭錢塘陳植槐校刊

廣陵散

晉書載嵇康嘗遊會稽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忽客至自稱古人與談音律辭致清辯索琴而彈曰此廣陵散也聲調絕倫遂授於康誓不傳人不言姓而去及康將刑東市顧日影曰昔袁孝已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而今絕矣海內至今莫不痛惜又琴書曰嵇康廣陵散本四十一拍不傳於世惟康之甥袁孝已能琴每從康學而不與後康靜夜皷之孝已竊從外聽至亂聲小有間息康疑有人推琴

出二果見孝已止得三十三拍後孝已會止忿之意續成八拍共四十一拍序引在而世亦罕聞焉予少嘗學琴亦聞其無傳也嘉靖己巳宿尚書顧東橋書室見有神奇秘譜三卷乃明臞仙所纂而刻廣陵散共該四十四拍序其原出隋宮傳唐宋之御府者共有六段段各有并題譜餘曲六十有一若世所傳類四弄清之類絕少也惜譜多雜抄今止錄其廣陵一曲詞名則具而音譜亦畧之也曲名廣陵散者因時晉乘魏際王陵毋丘儉文欽諸葛誕繼為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俱為司徒所殺揚地名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也止息名篇者由晉哀傷痛息客稱古人者乃後倫也皆他書所考云耳

開指一段　小序三段　假名止息

六序五段　井里　申誠　順物　因時　干齊

正聲十八段　取韓　呼幽　亡身　作氣　含志　沉思　返國　徇物　衝冠　長虹　寒風　發怒　烈婦　收人　揚名　含光　沉名　投劍

亂聲十段　峻迹　守質　歸政　譬畢　終思　同志　用事　辭卯　氣衝　微行

後序八段　會止息意　意絕　悲志　嘆息　長吁　傷感　恨憤　亡計

謎序文

余舊得一敗帙鼠齧之餘零落太甚惟序可讀乃謎社之書名曰千文虎今年七十有七又得不全謎社便覽一冊謎家姓氏書名字母門類所宜不宜之格諸凡備矣亦錄其序文繼之前序蓋前序撰儀當家故事可謂備也後序

推解隱語之義可謂精也不至復而各得其善焉足以備一家之典故收之於稿庶謎社君子因得以求訪焉耳然前文失收是備之致謎後書失收王進探之名

千文虎序

夫謎者隱語也蓋擬詩義而爲之周道衰微禮義廢弛故各國之詩人歌謠各國之風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不敢明言而託于物主文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誡如關雎正后妃之德桃夭以諭夫婦鶺鴒以諭兄弟皆以意擬之隱語因茲而發其端自后漢蔡中郎邕嘗夜過曹娥廟以手捫邯鄲淳之碑遂成八字鐫之于碑陰云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後楊脩解之曰兩字包一字絕妙好辭

此謎之始也後魏孝文帝會鄴王飲酣覌組妓以呈其藝出数語命辯之曰三山横两人從妓女白日行青字奈兒斫肉与秤同有人辯得賞金鍾越城王勰曰乃一習字也宋陶穀使于南唐因書十二字于官舍壁間曰西川狗百姓眼馬包兒御廚飯宋齊丘解之十二字包四字云獨眠孤館至宋延祐間東坡山谷秦少游王安石輙以隱字唱和者甚衆刊集四冊曰文戲集行于世金華宗好謎選蜀人楊圃祥為魁有百斛珠刊行元至正間浙省掾朱士凱編集萬類分為十二門何以為類引孟子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于行潦類也摘選天文地理人物花木等門四般一同者故為之類也號

曰揆敘萬類四明張小山太原喬吉古汴鍾繼先錢唐王日華徐景祥等々諸公分類品題作詩包類凡若干卷名曰包羅天地惜乎兵燹之餘板槧皆已淪没無一字可存予友賀宗善者世居錢唐幼好讀書醫藥以自給亦能隱語凡有詩謎若干篇後習緒之暇日踵門袖出一集而書自知風月乃問予曰此四字云何予解之曰自知風月者即獨脚虎兒也曰何以顏兹名予曰嘗聞先輩云更作三句以成詩惜乎獨有一句更難於謎故號曰獨脚虎從善曰堆堅之予視之乃千字文也以七字包四字予曰不亦難乎何則千文缺一句則不可若魚麟之狀中間難包之字多矣觀其用心之處抽黃對白諧聲假意轆轤折白衒

談市語于奇百恠應帶欵曲燦然靡所不備予爲從善曰胡不錄梓即行以補將來之李者得不泯絕此家之風味也從善曰恐儒者之所薄予曰薄此者腐儒也東坡之才博李宏詞無所不覧尚留心于此何况于後人乎雖曰得罪于聖門亦不害于大義啖蛤蜊自与知味者道聊亦可以發一時之懷抱尔從善曰諾于是書此以識之

續編謎社便覧序

謎者何隱語也隱微之語乎曰否隱僻之語乎曰非也何以謂之隱語曰所包者廣所藏者深惟其廣而無窮是以深而難知也其無窮非隱微而難知非隱僻乎曰不然隱微者聖賢性理之奥隱僻者後漢讖緯之書皆非此之謂

也然則吾儒亦有隱語乎曰石鼎聯句者軒轅彌明序參同契者鄒訢是韓昌黎朱晦菴隱其名於也曷為廣而無窮深而難知也曰蠶絲牛毛充棟汗牛字書之繁也道聽塗說井蛙篱鷄孝識之拘也字義何如漢文之習而高爽之發也才識何如楊脩之敏而曹操之遲也其曰謎社何也如里社之社衆之會蓮社之社禪之机也謎有社而欵求其窮所難窮知而難知可乎曰可曰何由而可也曰其詳載于便覽如事者觀之勞心若思自有以克其才引伸觸類自有以逞其義也然則便覽作於何人曰前人作者多有遺棄續此編者江右梧月居士而序之者則雷封衛陽子也

鬼神誠格

嘉靖壬寅七月醫西姪慶家偶尔西簷火起隨撲滅之明日移東或南續發者五日人以為五通神之為也予祭即息至庚申年杭城大旱河井俱竭家人往汲数里因祭井而明日得清泉焉誠能動神果然也併文紀異示我後人

祭五通文

自某甲子至今某日火凡七發毀屋燎簷隣里驚憂人皆曰五通神之爲也予以神乃五行正氣以生爲心豈有悖常害民反神之所爲耶或者邪魅狂鬼假神之名是神之恥神當爲民誅逐之可也人又曰鬼神無援狂背求祀予今申祭於神擇日廟祀神亦体民之心從正而息邪可也

否則忠言不省必將告之城隍奏之上帝罪必有歸亦豈
神之利也哉惟神監之尚饗

祭井文

父老斯井百四十年神乃司之有冽其泉載汲載飲施及
隣焉今胡告涸無本穉源敬陳薄奠再浚再搴希神普化
上出清漣泚泚不竭顯神之權既全泉名亦表予虔神惠
永賴傳之簡編

詩句用古

予嘗次顧尚書自壽之詩數首內一律頸聯有酒尊花圃
閑留客清簟疎簾看弈棋後會顧曰詩雖偷意可偷句耶
因指簟簾之句予方覺之對以一時忌其爲杜也過口思

東坡賞花詩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朝酣卯酒來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乃用南部新書內嚴惲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宜東坡故用此二句耶固終不佳偶爾亦不爲大失

瀑布詩

予嘗咏瀑布有靑天有白雪常落白晝無雲雨自飛之句客過而詰曰此又一徐凝也余因續爲一絕界破靑山原好句裁成體用任人識蓋以徐詩固似粗直不至如或人所識也客又曰瀑布固然以徐詩而爲詩意特不犯題先偷句之誚哉予曰昔東坡送人守嘉州詩峨嵋山月半輪

秋影入平江羌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然却無用李詩二句足成其意特非其偷哉況後二句亦覺粗直東坡亦安得有唐人之蘊藉耶特一時取巧自成一体不害其為詩也

宋宮觀潮圖　楊維禎

嘗於先輩葉南舜家見元人題宋宮觀潮圖詩皆雄富雅健感慨悲壯因假回錄之詩云八月十八睡龍死海龜夜食羅刹水須臾海壁龍擘門地捲銀龍薄於紙長山移來天子宮宮前一箭隨西風劫灰欲洗蛇鬼穴婆留朽鐵猶爭雄望海樓頭誇好景斷鼇已走金銀闕天吳一夜海水移馬蹀沙田食沙草官家自樓舡帰不帰七歳呱呱啼軹道

○練川嚴恭岀宋宫觀潮圖索余詩爲首唱且曰得奇語始可抗浙江之奇觀繼遣金盡浣溺頡飲酣爲之吐錦囊句時至正丁亥年秋八月初楊維禎在玄白亭試李章龍香寶劑書焉嵐嶸者王璘瓏也

又　　　　張仁近

神鰌怒决滄溟水浪沸波騰巨天起巨靈擘山ヒ爲開玉龍捲雪從東來腥風撼地坤輿剖長江萬鼓雷霆吼雄威欲吞呉越軍強弩三千皆縮手金堤既成事已非錢塘江上開皇畿雕闌玉檻照東海貪看秋潮忘黍離中原不復民易主百萬貔貅宿沙渚倚樓望潮ヒ不來六帝同歸一丘土人間廢興何代無誰能耽樂思艱虞良工不觧寫無

追用青邱作觀潮圖

又　　張憲

磁州夜走泥馬駒卧牛城中生綠蕪炎精烱烱照吳會大
筭錢唐作汴都玉殿珠樓連翠閣七寳簾櫳漾雲幕生移
艮岳過江南不數東京舊歡樂茂樹盤盤迷綠雲龍飛鳳
舞峯巒奔玉床下壓大江小海水正入東華門木犀花開
秋可數紞紞靈鼇拆天鼓海闢一線截江来雪壁銀城晝
飛舞吳商楚賈千萬艘黄龍戰船頭尾高豈無海道走中
王長驅逐北來風濤烟霞蒼蒼繞城郭屋瓦魚鱗互參錯
百萬嬌民事醉醲坐使中原歷羊駱㘥陷六帝不復讐西
風八月倦江樓横宮人飲白伓恨洪波不洗青衣羞邦基

興盡阿泥遂軟道人稱子嬰哭綉頸文頸踏浪兒反首誰
能報君辱廟于沙頭卓大旗天吳縮頸不敢馳行入指塔
話橫瑣三十六宮秋草肥　至正二十一年秋八月既望
自姑蘇來雲間寓延慶方丈雲谷講師出宋宮觀潮圖徵
詩曾記父老言宋亡時丞相伯顏駐師沙上潮不至者三
日又記庚午歲正月十四曉有雷自北高峯飛至故宮塔
頂火不滅者二日撫卷懷舊不覺慨然為賦七言長詩一
觧適宋仲溫至遂命書之

又　楊基

君不見十五湖上月十八江上潮君王連日醉伐鼓更吹
簫々声怨如天上落大內臨江起飛閣綉君朱楹十二闌

嬪纖歲歲觀潮樂潮水信可定日夕來朝宗人心獨不如而不思兩宮宮宮未雪恥辱下班師青白馬素車神何不令夫吳擒食大奸髓奸髓不可食國恥不可滌嗟爾江上潮雖雄亦何益潮無益於人胥濤徒損神橫江鐵騎來三日幾度興唐數回有婦爾潮亦不仁致令鸞鳳雛戚戚悲殘矣已光浩無主花落隨暮雨回首幾穀風旌旗又如許又如許君忽悲古來在德不在險一杯之潮安足奇右四詩無亦高下可謂滅敵四集或有或無聞其卷今亦亡之矣又安能永傳其詩哉感慨之間錄入七修繼祖字康夫號鐵厓張憲號玉笥許詩會稽人仲溫名克長洲人鳳翔同知錫埜字孟載號眉庵吳人仁仁近疑爲崆峒生也

四言詠物

四言古詩與詠物之体其義相似詩家第一難者古詩模擬太深未免蹈襲風雅多涉理趣又似銘贊如詠物太著題則粘皮帶骨而鄙陋稍出格則捕風捉影而空疎較之歌行相去遠矣

錢氏二女詩

錢鉉河南鄧州色目人也革除間參政因忤成祖被誅二女金兒玉兒發教坊司女誓不受辱而色長東儀特護持之　仁宗即位命官至教坊查審放出皆令適人因而各上詩一律謝恩長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堅心對落花旧曲听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

鬢半綰臨粧鏡兩淚空流濕絳沙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与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旧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淚垂玉筯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色向人羞學倚門粧春来雨露寬如海嫁得陶郎勝阮郎

或云以女原許阮主事後朝命配陶公故云

弔顔詩

沛縣知縣顔伯瑋廬陵人也　太宗靖難師過沛顔死節焉太師楊士奇過沛悼詩曰平生金石見臨危就義從容子亦隨千載山河遺縣在一門忠孝史官知故郷住近文丞相若德傳從祭太師欲酹荒坟何處是離離芳草淚空垂李士剡球和云父子捐生總蹈危精鬼常与日光随聯

南荒墟遺民識地下丹心故老知雙節名家先世德四忠
同郡後賢師古今載筆皆公道共使清名百代垂予另有
萃忠錄一帙鐫類之事備焉今見二詩併記於稾

馬踐犬

芥隱筆記歐陽與同院奉士出遊遇馬踐犬死於道公試
書其事同院曰有犬卧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公曰使子
修史萬卷未已也莫若逸馬殺犬於道捫虱詩話又載此
事爲穆修云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云有犬死奔馬
之下沈存中云奔馬踐死一犬以爲渾成過穆張也予以
二書所紀必一事也乃因前人之議而後人復擬以較勝
耳文意固似歐陽者然據其時則穆在先矣芥隱之言恐

亦等簾視壁聽者耶亦未為古五十年前予同編修金美之知縣顧潤夫員外王蔭伯共論此事予戲曰馬逸跌大死可矣何數賢之議如是哉金戲予曰可惜當時無汝予徐曰歌穆何可當也但以一言論之耳顧曰然今偶見二書不同思三兄俱卒識之

碧沚詩

吾友豐考功坊納涼碧沚詩曰鑑湖洲上晚凉帰散髮披襟送落暉鳴雨乍收微雨續黑雲輕載白雲飛水風瑟篠翛流壓山月穿松故拂衣倏忽陰晴换一笑年來世事已忘機此詩流麗暢逸而第七句閑瑣處即景生情蘊吕接深款雲卿家法好事者以為雨時可有日耶此於無過中尋

過矣予嘗以杜詩飛花細逐楊花落黄鳥時兼白鳥飛亦可以議論也盖飛花落於二月柳絮落於四月鷺鷥高飛黄鸝掠水黄鸝則穿林度木而已安得有同飛之理耶此特率目前一時之事不可拘於常理

鴈燕四律

謝宗可有白鴈詩而顧文昱亦有之袁景文有白燕詩而瞿宗吉亦有之膾炙人口惟謝袁之作也予嘗併得而讀之意亦無相上下咏物極致真可謂一律也令人止知謝袁故并録以供具眼謝曰趐老西風絶點瑕秋江难認宿蘆花雲边字缺銀鈎断月下箏閑玉柱斜影乱飛鷗回遠浦陣迷宿鷺落平沙声々喚起蘇郎恨為帶胡霜染髩華

顧曰万里西風吹羽儀獨傳霜翰向南飛蘆花映月迷清影江水涵秋點素輝錦瑟夜調冰作柱玉關曉度雪沾衣天涯兄弟離群久皓首江湖猶未歸袁曰故国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盈簷香入夢梨花深院冷侵衣趙家姊妹應相忌莫向朝陽殿裏飛瞿曰脫却烏衣絕點瑕銀屏珠箔舊生涯玉京老去梳初改王謝歸來鬓已華避雨有時粘柳絮夢雲何處認梨花燕瓊不向瑶臺去却入尋常百姓家四公顧字光远姑蘇人終郎中袁雲爾人終侍御瞿名佑錢塘人終教授皆国初名儒惟謝元人

神童對

嘗聞何仲默入塲時最少其兄背以進之御史見而鬥語一對曰舅騎猊馬遂應曰子證父攘羊又閣老袁元峰十歲時縣審里役於清道觀隨父至觀不畏而立於人前知縣見其如成人喚問何人家兒也其文忭應之知縣曰曾習對乎曰方李之時有双鶴飛鳴知縣遂曰三清殿上飛双鶴袁應声曰五色雲中駕六龍縣主驚喜与果而退少間李諭撻酒来飲縣道其事而諭曰恐正讀此詩而即換其車字也衆曰亦難〻〻因復召見語之曰投子四方開六面袁即曰丈夫一德貫三才衆遂驚訝此真可謂神童也

恰字

一二

恰字有三義適然皃用心也又鶯声杜詩皆具之如野航恰受兩三人當訓適然恰有三百青銅錢用心之義也自在嬌鶯恰恰啼則声矣猗覺寮不察此意反引廣韻云恰恰用心啼非竝声也豈非不知字義而誤以一偏言之耶

唐宋用字之別

陸提𭟟牽之有句云岩邊桂樹團丹霧石上苔花閣綠雲王蔭伯爲更團爲生閣爲動陸聞而喜之夫律詩妙在活字死生之於團動之於閣可以悟唐宋之別矣

破題

昔聞或因俚語或因事物滑稽者以之爲題而作破雖

無鶩人之才亦得游戲三昧錄其閒談不猶愈於謾言者乎疣人云仰足觀於天文俯難察於地理月子灣灣照幾州幾人歡樂幾人愁遇於天者未嘗有遠近之殊感於人者不能無悲喜之異看七月上蒲萄架那人因甚不來也最苦一雙鳳鞋閒在繡幃下破云時至人而不至君子疑其人之有所拘物偶而人不偶君子傷其物之無所用樓屋破云占天之有餘補地之不足父子東廁父子座席破云事之至急也不擇地而施居欲其安也必嚴分以處三月大雪未殘雷鳴又雹破陰極而凝寒欲驅其寒必有物以麗諸天陽極而生怒欲殺其怒必有物以投諸地

俗語本詩句

今世所道俗語多詩也如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曹植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林下何曾見一人靈徹詩長安有貧者爲瑞不宜多羅隱詩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李白詩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夲世蓋從愁裏過誰人肯向死前休仔細思量底模樣皆杜荀鶴詩事向無心得章碣詩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龍牙詩忍事敵災星司空圖詩一朝權在手看取令來時朱灣詩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怕裴說詩但知行好事不要問前程馮道詩國亡似磨驢東坡詩真公固有天沒日頭宋神宗詩在家貧亦好

戎昱詩睡到人間飯熟時本朝錢宰詩八終齋蒲誰
閑素日暮一爐麩炭火樂天詩田婦有嘉献潑撒新歲
餘韋蘇州詩前稿已詠出全篇者六人今欲省刻止揭其名

風水

易曰俯察乎地理詩曰相其陰陽書曰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古人必明其陰陽而又欲協乎天也至晉陶郭出而方有地理之說焉其葬地及後紛紜立論斯又下矣士衡有曰是氣先天地而常存後天地而固有氣盛而化氣衰而朽藏以承之于焉悠久則亦論其理而欲安其体魄也景純即雜於相術故於葬事則曰本骸得氣遺体受蔭葬者返氣入骨

以應其所主考之上衡之後四世拜公景純惟害主敦禍不旋踵是蓋搗其理者獲其報主其術者致其害盡觀秦漢以前聖哲帝王曾見豈出晉唐以來著書擇地術亦精矣富貴之父子孫之多何嘗過於三代哉天蓋生人不由人力若吾大聖張真人未聞其先之葬也何如歷世又孰有過者哉或曰如子所云地無吉凶親委溝壑諸先漫言而朱蔡亦不足輕重矣予應曰地必擇吉葬必盡善豈可一切委之於無用而不問耶但當擇其寬厚聚氣之所無水泉螻蟻之屬卽為吉矣葬已善矣祖宗神靈必亦安矣彼安而已亦安也又何必深求衆合克應以求其富貴利

達哉。故朱子曰子孫藏祖考遺体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程子曰地之美則其神灵安。子孫盛也。余嘗譬人之坐卧也。得其所則心安寢靜。可以長久。可以歡樂。可以生育也。善乎歐陽玄曰作室先主乎寢所。相墓先委乎親灵。是雖欲其安而已。今乃委之術士只求其富貴利益於子孫豈孝子慈孫之意耶且人家之子世多不才父母親教之而尚不能從況欲枯骨以蔭之耶苟但求其美地雖未必盡合於諸法惟取山水之相因氣脉之凝聚所謂精光時露於一分者然而登山之際形迹指陳亦未可得也況欲從其野師俗巫遷就繆言以成何局以

圖未來利益何其愚耶且欲報其愛親之情以竊山川之靈秀以致子孫之富貴已逆其理矣逆其理而受其害者十常八九自然之理耳何以言之世之術士得陶書者為陶得郭書者崇郭得楊曾之書与各書者紛々籍々真偽純駁世之聖賢卒難以辯是以淫巫瞽叟遍滿天下蒙昧昏迷之際托之以貽禍害從々見之蓋以不惟其理而惟其術々々々而又不精也謝子期嘗曰世間萬事欲順惟風水金丹要逆蓋以生氣周遍乎大地浸淫於一身善攝生者識生氣之根凝於一身善葬者識生氣之止欲聚之於一穴竊取生化之機豈易何哉一錯其旨其何不致

於感壽致禍也然而各鄉士夫尊信其術迷而不返
貪心使之可慨也夫

又

劉文安公曰地惟由於術則通其術者得吉憎其術者得凶是地何足為石祇而能毋萬姿耶天惟聽於地之所役則葬吉者不復因其惡而降殃葬凶者不復因其善而降祥是天何足為上帝而能父群倫耶余嘗又曰惟天之理可括乎地七之利不可逆諸天故諺有曰未看山頭先觀屋下人天生善人必得吉地人壞而求諸地理所無也故諺亦曰主者福晝良師輻輳主者當衰盲師授愫何莫而非天也以近

驗之吾杭邵氏之家舊矣至公明而有声場屋徒有
名而未第生二子俱登進士公明曰使吾家葬地善
耶不當爲余而發其子使不善耶吾曾安飽今子孫
繩繩又多富貴豈非天生二子因有以得其地利耶
苟以術者言之必以邵氏之墓善矣是公明之言反
爲繆戾者必有所歸也又嘗驗之吾家葬地俱常伍
害伯叔五人但富於財因以墓不佳而尋師求地遂
無虐日先君曰汝輩皆有子而我獨無汝輩皆宜擇
而吾嘗守其先葬余妻而与已焉繼而吾母老而余
亦知地之不佳也意其二百餘年之墓三代不可遷
矣因吾母而遷二親寧不動其遺骸而求富貴吾心

安卯因亦卒葬焉然而葬前母時先君無子葬吾毋時余亦無子後考生余余又三子矣百五十年間伯叔之墓木雖已抱矣皆乏子嗣豈非信滛巫瞽叟之過歟究而言之又豈非由於人而成於天歟至於陰德之說亦術士之所不棄歟卜氏有曰吉地乃神之所司。善人必天之所相。又曰必欲求滕公之佳城須積叔敖之陰德此又意外之論亦歸之天而已

七修續槀事物類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滇南曲靖張樹聲校刊

舞馬

世惟知唐玄宗之有舞馬而不知前已有之非常馬也山海經述海外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舞九代馬宋大明五年河南國進赤龍駒能拜伏善舞唐中宗景龍間文舘記有舞馬又異物誌云大宛有解人語知音律者觀此自有一種其來久矣廣川畫跋以馬異於今也或角或距朱尾白鬣欲見其圖矣胡未能逮其真予讀唐史明皇教舞馬百駟爲左右部因謂之某家騎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雜以

珠玉舞曲謂之傾杯樂舞王樂凡十數曲用樂工姿秀者數十人衣淡黃彩文玉帶立於馬之前後左右施板床三層或令壯士舉一榻樂作而馬舞床榻如飛俯仰騰躍皆合節奏故張說詩曰試聽紫騮歌樂府如何駃騠舞華陽杜詩云鬬雞初錦舞馬使登床徐積詩曰繡榻盡容騏驥足錦衣渾蓋渥洼泥皆其證也樂天鞾舒謂舞馬者乃舞以床上非也

噴嚏

詩曰願言則嚏註云汝心思我則嚏也今人嚏而云有人說已豈無謂哉故漢有嚏耳鳴雜占十大卷東坡有曉來噴嚏為何人之詩未亦遠矣旺見柳氏舊聞一嚏事雖非正義贊之亦可發笑也唐玄宗友愛諸昆弟一日同寧王

[illegible]寧王挫喉噴食上髭王驚慚不安玄宗亦不懌黃幡綽在側曰不是挫喉乃噴帝耳帝遂悅因戲曰惜綽傍臣乎黃又曰臣知上恩臣匕乃願言則嚏耳帝又大悅

魚袋金花帖子

魚袋始於唐高祖取李淳風鯉魚得衆之讖（又襲古義）魚符之事故製爲魚袋以藏符契也懸之於帶有金銀緋紫四種論官職也開元以後勅非戰功不給歷代因之宋仍以品級定四種云金花帖子報進士之名亦始於唐至文宗時革之宋則復用也以在南宋不用（見中吳紀聞先祖系）然考其制用黃㡌塗金大書姓名於上下有兩知舉官花押仍用白紙爲套射之亦題姓名於上登第者隨附家書於中

云

痘瘡

痘瘡兒在胎時受母氏熱毒穢氣而成遇陽長之時發也故醫書載人身有三穢液毒之說焉又曰痘因熱毒而生古今以兒生時即宓出口中穢血未食時與飲黃連汁使胎糞同下。此治痘之源。最爲有理。蓋兒在胎而食穢啼聲出而穢血下矣。龐氏以爲天行痘瘡漢魏以前經方不載建武征虜而染來呼爲虜瘡此咸胡說也夫人生出痘自爲常理豈夫征虜染於小兒擾可信乎既曰天行又曰虜瘡下亦自相悖乎虜久不生痘瘡以其不食五味也東漢古書不載正見古人飲食淡薄非若後世膏腴厚味也蓋

之楉蒜由西漢通東夷始有美酒佳者至唐方盛發於詩唐以後彰彰矣且產於富貴者多重。貧賤者常輕。尤可見其母氏所食而然耶。至有不出如吾母壹出如吾友陳敬亭之子則又原受毒氣至有輕重不爲常也已

婦女殺賊

正德間流賊劉六等摽掠山東一日過東平州而州中姑嫂三人避之方囬一賊遺後見其姿色美而驅入林莽汚其大姑與嫂矣將汚幼姑姑候其上身兩手交按賊頸號叫之嫂遂踞坐賊背大姑抽賊刀斫其腦以死報官准賞格嘉靖壬寅北虜入山西汶水尚賊至一村有姑嫂二人急避而姑下枯井嫂爲賊擒以問適尚有一女何在對以

井中賊以有物隨下矣一在上而一下以筐扯女起視之無物叱立井傍欲汚也方復起賊姑嫂見其用力因勢共推賊落而下其上石焉二賊俱死於井當之四方予聞二事而感揚鋕厓薛花娘之樂府非誣矣第人患無心耳東平之事廝其小姑成其大功汶水之賊雖得其機实多其勇也

塩

天地之元氣寓之於水故水能載乎地也然水体輕清者則上浮而重淡濁者則淩下而鹹故曰海鹹河淡塩井有深至五六十丈者（陵州也）者乃東南卑下煑海爲塩易成而最賾所謂斥鹵潤下水泉鹹滷積而成塩耳若山西忻崞

平原彌望皆若霜然土人刮而熬之爲鹽由地近滹沱亦卑下也汾漠有鹽澤河東有鹽池皆又、非是歟常晒陳水南云大谷榆次地高產鹽又且尋丈者、間後能種藝尤盛此不可以常理論孫不忍生氣既厚且脉不泄而爲井則峻發於上種之亦茂矣第鹽池凡物下皆而成鹽真理不可曉也惜未經其地日審其事以尋繹其理歟

從葬沙校

以人殉葬見於黃鳥之詩秦謬公事也及讀史記秦本紀武公葬雍之平陽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又曰至獻公元年方止則知武公而下十有八君皆言殉焉其来遠矣惟黃鳥彰之者爲惜三良且殉者百七十七之多故也後世

帝王意亦有之或官人一二少而無聞焉棺用沙杤意起於宋後蓋聞古塚之發無沙棺而惟誌石五金之類及讀程明道文集記葬曾祖累歲求其不朽之木後因咸陽人發東漢時墓棺椁尚在又其寺完地而得古棺累以栢木其地脩城得古栢堅潤如新且思栢木之理詳察地中之事因用之以葬七柩據此則南宋以前無也惜未有以栢木與沙杤同埋數十年以試

古鏡

世之古鏡多出北方古墓人知而寶之未知墓出故也按漢書霍光傳光之喪賜東園温明服虔註以東園處鏡之所予恐温明鏡名也又按癸辛雜識云世大斂後用[illegible]

棺蓋以照冢取光明破暗之義據此二書則知鏡在於墓其來已遠而取義亦明白也意其開一墓而得鏡不一似古人送葬者皆贈之如今人之綿絹耳

樹虱

旧說桐梓之虱樹下播鼓其虱自墜于意鼓音寬𩐋其聲氣既振於下則物之小者因聲氣而解佚隨之以隕理也癸辛雜識以羗樹枝柯生黑小虱用多年水撚繫掛於中紛紛然墜下矣此不知何說也

華亭兩縣丞

嘉興儒學陸汝霖潤學贍而精於時文聲聞籍甚明生多仕負志拔貢去仍入監應選扶病殺誠當道憐其才卷雖

不終而特選華亭丞以地美且近也奈何到任廿日卒湖州顧其蓄編脩前妻之弟出報至京相見續取之姐乃吳家宰女也女以姻家俱官此獨可布衣乎告夫懇父必欲與之官時閣翰聚之例借者竟得入選二家因爲納銀竟選華亭丞在任數年而富貴踰常也嗚呼以明經俊義卒勤一世而不能享一日之尊榮以布衣白丁藉人財勢而一旦有終身之富貴人生豈非命耶

摺疊扇

摺扇由成化初高麗貢至　朝命效製以答復書格言以賜羣臣吳深效而爲之故水東日記云起自本　朝入隨道瑪不知其未已有之矣故東坡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

只餘合之只兩指正謂是也又見於猗覺寮雜記扇條曲豊坊亦曰家有趙孝所畫摺扇陸儼山亦有楊妹子所書絹摺扇似若以絹為之故古有紈扇羽扇而無摺扇之說是也黒骨泥金却起於日本而中国飾之以金耳

二窯

哥窯与龍泉窯皆出處州龍泉縣南宋時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窯生一所陶者為哥窯以兄故也生二所陶為龍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濃淡不一其足皆鐵色亦濃淡不一舊聞紫足今少見焉惟土脉細薄油水純粹者最貴哥窯則多斷文號曰百圾破龍泉窯至今溫處人称為章窯閩国初先正章溢乃其裔云

楊曺仙佛

吾師楊長史之父冲杭庠士也篤好仙術一日遇麻衣人於途曰有客寄書於宅君知之耶歸果得書開緘則唐仙人張平叔一拜帖也意乃仙降求之愈切人以痴呼之逾年後又遇之拜懇欲隨麻衣曰子緣淺難成功名亦不大科甲仕後人也記之勿泄忽然失之後仕贛之教諭麻衣又至家人因詢之楊諱其所以不久捐館甥孫曹岳斷乳食素信心於佛一夕夢僧持杖如地藏者使之捧杖環即時升起過屋岳懼而驚醒焉後復夢見之今年二十三矣仲冬復夢此僧曰在橫河橋街明發不語家人至尋其處果有一老僧坐堦岳拜之欲隨僧曰我長往湖湘矣汝可

隨乎岳懇求去遂同登夜航明日至飯肆僧濕而見其十指甲舉纔寸許入水伸長尺五六人共駭然食飯数口而止岳納飯金於主僧曰可擲之岳惜未應猶同至蘇州僧又曰擲金乎岳又不應且思家淚下僧曰汝緣淺〻〻指側舟曰可倩以歸時順風一日夜至杭矣試觀二者知仙佛果有也惟誠心求之未必不驗而成否乃其數欤

三高人

永樂初溧陽徐尚書為潜匿建文　朝廷拔戮一門有幼女發入樂籍色長隷儀陰脊之不使汚辱後遇赦儀為嫁之尚童也閩銭鉉能詩二女亦儀成全以從良天順中泰州馬士權異士也素与學士徐有貞交徐為石亨輩誣奏

云馬所知也馬受極刑而無一言以及徐〻感之許一女為婦事已負其婚馬終無怨忿之言又昌平侯楊俊亦為石亨辯訴有娼婦高二瞎訴生祭楊而收屍嗚呼在士權貴人之所難能而娼夫樂婦又能為人之所難為真罕矣但不知高之名已見前類之事今見戒之客座新聞併陳馬事後録於策

燕

燕水鳥也故名玄鳥簡狄於水次吞其卵而生契淮南子日燕入水為蛤爾雅翼曰求雨者投之暍泉即瀑人食燕肉不可渡河明其水也其來去皆避社日不以戊巳日取土為巢者戊巳於巢則去皆因其土克水故也埤雅載其

章而不能明辨顧況詩云燕燕于巢綴緝維戊抑錯矣樂天為之序又云不以甲乙御泥此可謂既失之鴛又失之蟆矣

蚊

白鳥有二曰蚊見夏小正丹鳥羞白鳥註蚊也又曰鷺見杜詩黃鳥時兼白鳥飛之註東坡詩不怕飛蚊如立豹豹亦蚊也見齊東野語引吳興志有豹腳蚊子亦見大戴礼

浮炭

陸放翁筆記云陳無己貧見其手札每問酒務官托買浮炭浮炭者投之水中而浮之故今人曰麩炭訛也觀

此訛之已久但事小人不之辨耳

　不灰木空青蘇合香丸

予有刀槅乃不灰木然不能點燈後見格古要論云用石腦油醮之點灯方知如空青必貯之古銅器中月以水濕之不枯死也蘇合丸藏用荷葉包果然後不乾相同

　八駿

周穆八駿之名稱矣唐太宗八駿有圖并事亦俱載前事物類　成祖八駿名曰劉宗翁有咏今得名歲拔曰龍駒曰赤兔曰烏兔曰飛兔曰飛黃曰銀褐曰棗騮曰黃馬觀其名雖殊於前之一種無事實而又甞中箭

被傷恐亦後人因數皆八而文以傳之歟

眼鏡

少嘗聞貴人有眼鏡老年觀書小字看大出西海中虜人得而製之以遺中國為世宝也予意恐即文選中所謂王珧海月及讀臨海異物誌載海月如鏡白色正圓有脈無口目可炙食又綿絡引郭璞江賦晉安海物異名記猴鯖等錄明王珧處俱不言製鏡之事後与霍都司子麒言霍送予一枚質如白瑠璃大可如錢紅骨鑲成二片若圓燈剪然可開合而折疊問其所來則曰旧任甘肅夷人貢至而得者予喜甚置之眉間未若人言也每疑而問人豈南馬曰乃活大車渠之珠囊製之者常養之懷中勿令乾死

然後可照字尋意西番所來是矣然西番少車渠人養亦未必然得巳廿年寶之無用不猶鼠之藏金乎書出而傳之博識者必有以告我

古今人形不同

古人豐偉長大者書載之矣如三國姜維死時剖膽如斗大宋張世傑死海獲屍焚時見膽如斗大則其人如何其長大又未見載之書是知古人較今自長大耶四都鄉人掘地得髑髏如斗大者人皆駭之此必宋元人矣故聞利州有則天像長七尺成都有孟蜀后妃祠堂皆極修偉福州大支提山有吳越王紫袍尋倍升倚牽領猶拂地則知古今人形不同

王錢門對

舊聞弘治間吏書三原王公恕署門曰任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為耻任於外者以包苴入都羞嘉靖間藩司參議楊州錢公嶫刊門署使所屬衙門寺觀帖焉對云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見祐鬼神要一文不値一文難欺吏卒予聞而喟然此即王尚書聯也二公非心事光明胡能門聯如此哉故王近世冢宰難及而錢忤當道不久去然二對近人不知前乃真西山奏疏後亦古語也惜忘之

大蜘蛛

幼讀酉陽雜俎載蜘蛛大如車輪者以怪不足信及聞都少鄉南濠云弘治間登州山中有蜘蛛与龍闘而龍

爲蛛系所困後有火龍來焚其系蛛不能爲遂爲龍取蛛去蛛死黑水流山下身徑一丈六尺予後將信而將疑也又讀双槐歲抄云成化七年蘇州盤山有蜘蛛与龍鬪死事友人吳両江亦云家客上江丞某人家住山間一夜爲龙來取蜘蛛之珠山木尽折水湧数里本家遭害然後知六合之内異物異事未可以不見爲怪也

香臺百咏

香臺詩集吾杭國初瞿宗吉所作擬玉臺香奩而各取一字以名之曰初曰續曰新皆百咏焉公自序其旬日而成者予得公之手稾每讀每嘆其奇博才敏近時少其人也昨讀蟫精雋又知先輩徐百齡爲之註張天錫

爲之序惜無刊本未知其子孫有藏稾否又甚惜焉或曰傳與敏可也然其題詠不出閨房賞玩不過風月殆非驚人雅士之爲殊不思古人有云咀灵芝之而噉甘露情動乎中拔鯨牙而扼天狼豪逸於外自可與知者道此布帛菽粟固人間至寶而海錯瑤琪亦可少者哉展轉於懷筆之於稾

戴進傳

永樂末錢塘畫士戴進從父景祥徵至京師筆雖不凡有父而名未顯也繼而還鄉攻其業遂名海宇鎮守福太監進畫四幅并薦先生於　宣廟　戴尚未引見也　宣廟召畫院天台謝廷循評其畫初展春夏謝曰非臣可及至

秋景謝遂悲心起而不言上顧对曰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吞原對漁父似有不遜之意　上未應復展冬景謝又曰七賢過關乱世事也　上勃然曰福可斬是夕戴与其徒攻往飲于慶壽寺僧房直遂醉其僧竊其度牒削師之髮實夜以逃歸隱于杭之諸寺為作道佛諸像故今花藏潮鳴尚多手迹吾友張濟川家亦有天王斗聖數十幅繼而庶循使人物色戴聞雲南黔国好畫因往避之值歲暮持門神至其府貨之其時石鋭為沐公所重石見其畫曰此非凡工可為也詢戴同郡人遂館穀之然終不使之越之久數年謝死而少師楊公士奇太宰王公翺皆喜戴畫䌷畊雲菴先生偕々愉々人樂与友凡親友不給者每作

數紙與之人爭貨焉其點染頗逸以奇遠作鋪叙遠近
深淺淡人物山水較前人另也一格眞可謂諸家無不能王
楊二公常稱其畫當與古人相頡頏卒時七十五天順六
年秋也與文進以字行號靜菴又號玉泉道人先生沒後
顯顯以畫名世者無慮數十若李在周臣之山水林良呂
紀之翎毛杜堇吳偉之人物上官伯之神像夏少卿之竹
石高南山之花木各得其一支之妙如先生之兼美衆善
又何人歟誠畫中之聖今得其片楮者如拱璧焉去後又
何如哉嗚呼公藝精而不售展轉爲競藝者所忌卒死窮
途豈非其數哉然而後世名存者其可與並又豈非道理
之不可誣哉賀御醫誌墓登時而不詳止云爲藝所忌予

過橫春橋見其墓淒迷於蒼莽之中祀絕而將為人發矣悲其事因掇其行以書其傳云草橋子曰退之有云其本固者其末茂其膏沃者其光曄歎昔奔走南北動由萬里潛形提筆經幾春秋無稍得以繫之也生死醉夢於綺事故奔橋而慕者七七而急遠以可與天地相終始矣究其當時不過一畫工而已嗚呼彼之赫赫目前以富貴驕人者今何在不知所自則此字不愧諸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杭　校刊

佛睛黑石

廣西全州無量壽佛寺中佛即無量真身也其目睛指甲與生人無異目視物而能轉甲年久而亦長湖廣永州浯溪之崖有黑石焉較他石為少細視之暗然以溪水滌之則浯溪之景全現於中若鏡照然好事者昇歸於家水洗經月與頑礦者等也後昇之舊處光則又如舊矣蓋滷雜以他水但異乎其舊痕以歛甌盛之於中掠去面上之水至旧痕處則取去者皆他水而滷尽在也或以甌篳隔之

亦可以他物則確分矣此皆理之不可推者

碑樓

徐武寧王之墓在鍾山　皇陵之右神道碑乃我
太祖之筆也碑甚高大爲樓以庇石磴以上登者即時必
病人莫敢焉一嘗聞之吾友李見石之子登之果然豈非
太祖在天之靈不容人之在上耶

水石变異

春秋石言於晉歷代少見也弘治間陝西慶陽府天雨石
子大如鵝卵小如雞頭皆作人言春秋水鬭於穀洛亦以
罕矣正德間直隷文安縣水忽然僵立高可五丈大亦知
之　錄實

老人

錢希白洞微志載雞窠老人如小兒事嘗以爲怪未信昨閱會稽李通判云嘉靖甲午在宣慶時有事於所屬新寧縣未至縣五十里宿於山中民家堂前架一度置木匣其上中有老人長可尺餘立則露首声唧唧如燕子語問之乃其家遠祖也年已百八十矣能言元朝事日不食或進一盂水而已李蓋質實不妄語者據此與雞窠老人不食不語相符而實有矣夫人老而体縮由氣血衰也氣血衰而声音低弱也但骨胡能縮食胡不進而長生似與天年百二之說戾矣夫天地間自有一種間氣所生者如輟耕錄所載人腊是也如筆談所載呂縉叔終時如小兒病也

血水

嘉靖甲寅三月寧波慈谿縣灌浦鄭家忽然地裂流血牽家驚惶至暮町畦間俱是也當道奉奏明年四月倭賊陷其縣縉紳軍民死者無筭焉又明年六月賊至杭州北門外大肆焚掠五日方去亦有死於鋒下者甲寅之秋其地新河堤河水亦盡赤豈非皆血水之所兆耶

異妖

嘗聞官者云某地某都司家晨起見廳壁忽有王者一人車騎數件男女侍衛者又數十人晃々動躍頃下坐列於廳奔走應答真人物也主人驚出且㤀且告曰尊官何來何顧於余王曰吾非祟也暫過借宿不擾不侵無喧無恐

吾嘗有益於汝也一時婦女進於內僕從或爨於廚或易於市或服役於庭除車馬行李各胥其所逐主一家於空室藥米家具與之共矣往來冠蓋皆不識之人踰半月謂主人曰其人横負汝財吾爲汝追之批帖令人召曰三日內不來償主當焚其處房屋其人恐疑問其地之屋焚矣辦償急付其主明日別主人冉冉自空而去余以宦客欺已耳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寧波象山縣梁家忽至一老嫗四媳二女口云借宿其家俱不見獨一幼婦見而迎之啓以尊客素昧居宅何處嫗曰女翁出外乏主物特來相倚世爲宅戚也婦尤白翁姑翁姑疑爲祟急辦牲醴以賽之嫗怒曰吾非爲禍之祟何爲生食我今婦熟而進之飲餕

言笑起卧如生人婦女皆國色嫗雖老而容儀亦脩潔
也半月始去以此證彼信可有也然鬼無形與声　倏忽
变化則有之雖五行之妖亦不如是至於始皇之時素車
白馬持璧與客之異王莽時池陽小人無數或乘馬　或
步持物劉歆以為人变皆屬皇之不極今又非其時也
豈幽怪録所謂世間人鬼參半之說耶

李伯時天馬圖

宋元祐閒外國進至三馬李伯時愛而圖之卷成而馬俱
死矣開出空青集而予未之信也昨觀雲煙過眼周公謹
細為紀之其馬之名色形數來歷日月又引曾䟦以證之
䟦曰元祐庚午余来京師見曾直九丈於醋池寺　魯直謂

余曰異哉伯時貌天廄滿川花放筆而馬殂蓋神駿精魄
皆為伯時筆端取去實古今異事當作數語記之後十四年
當崇寧癸未余以黨人貶零陵曾直亦除籍徙宜州過余
瀟湘江上與徐靖國宋彥明道伯時忽殺滿川花事指余
親見也余請九丈當盛前言記之曾直笑曰只少此一件
罪過後二年曾直死貶所又二十七年余領浙漕當紹興
辛亥至嘉禾與梁仲謨吳德素汎舟訪劉延仲於真如寺
劉出是圖開卷宛然疇昔俯念四十年憂患余生獨存殆
若異身也因詳序本末使後來者知伯時一段異事亦暴
直遺意耳據此則實有是事真奇為異又嘗聞傳神之人
云凡寫病者之照肖之則病人多死豈非亦收其精魄於

繪事耶況李術至精則通神矣故世傳龍眠常畫一龍正風雨而點睛遂為飛去夫雲烟過目無刻本而抄者多訛且少也予因略正數字錄之於稿或傳之於人庶㦲不沒李黄曾三公之意也曾名紆字公袞空青其號官至中大夫

透光鏡

周公謹記鮮于伯機有透光鏡一面映日則背花俱見凡突處其影皆空余嘗賦詩也又謂郝清夫亦有二面一止透半一透之不甚分明純於雲煙過眼予意此必鑄時或異而用銅用藥非常者始如磨時揚州所進水心鏡乃神龍之化耳據是則別鑄之火亦能照物宛如畫始皇之方

鏡能照人五臟（双槐歲抄云成化甲辰宿州墾田得鏡照見農家男女墓中人物衆共驚異而碎之亦用也已）

尚書夢

予一夕夢尚書王華盛公来（顒明）訪中翰張柳亭葉銘款間出冊示之乃盛詔别詩也予因告其昨夢今見之非數爲翻拍又見尚書梅林胡公之跋語葉曰此尤有大數之說廿年前三茅道士夢胡立祠之地有豐碑大書尚書位三字是胡科第之年天已定其平寇之功建祠之事矣徵此又相駭然嗚呼梅林功業之大恩德在杭數當見於道士之夢也而盛之詩葉之款瑣瑣一事亦見於區區之夢豈非詩謂飲啄有一定之數耶貪叨富貴者於此可警

郭季

郭子儀三十年無緦麻服見之史異也吾友季太守之季雖非郭之盛家指亦幾千矣三十年家無死者亦異

祈雨

嘉靖癸亥杭因祈雨府差官陸錢道士往富陽縣龍門山取龍去縣幾百里山路崎嶇荊棘叢密衣休俱為損傷至則本地鄉民亦為雨而潭中巳得一蛙供於廟矣道士焚牒拜潭亦得四蝦一蛙置瓮以行遂開辛苦六兔与同事者慫以為一蛙而費若錢粮人役如此至杭無雨可煮食之頃刻雷雨作丈淋漓遍体咫尺亦不可辨也晚視瓮中二物無一存騐然只得仍到龍潭拜求廟

僧曰勢不可得矣復又懼以官法僧不得已供蛙与之至杭果得雨將送還潭視之龕中又無矣予舊聞穪人都少卿言同年陸景福知寧波日取金線于天井山之事亦然意于辯證類中論龍乃神物非若程子所云乃戲人得而玩者非也今益信諸

屍行

成祖時都御史耿清犯駕伏誅以屍楦草懸于長安門是夜夢清仗劍繞殿逐　上明日駕過門忽然繩斷屍行手指若犯駕狀夫夜夢有之而繩斷亦有之屍行手指何物使之哉

周貴二夢

嘗聞大宗伯周公洪謨鄉貢上京時舟至維揚夜見一人謂曰吾即子之前身子去前程遠大公曰子何人而有是言對曰吾友鶴山人丁某倏然不見似如夢然後公官南京以書詢揚守三原王公恕王甚訝之詢郡果得其人乃建文時蜀府教授及詢其形像亦同江西閣老費公宏中鄉試時無錫金廷輝為主考閱卷夜倦恍惚見一卯角生揖而告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願賜薦拔驚覺似夢心異而遂以是卷置案上二三場復夢此生又至如前言因遂尋獅取之揭曉當年止卯角貌又似主考問其夢不知也則神其事者誰耶以鬼神特假其靈異何形像之相似耶以為好事者為之耶則周公嘗自有詩云生死輪迴

亭杳冥霄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金主考乃少鄉都南濠年家都親与余言者此理竟不可格是果三魂七魄之說哉

七修續藁奇謔類終